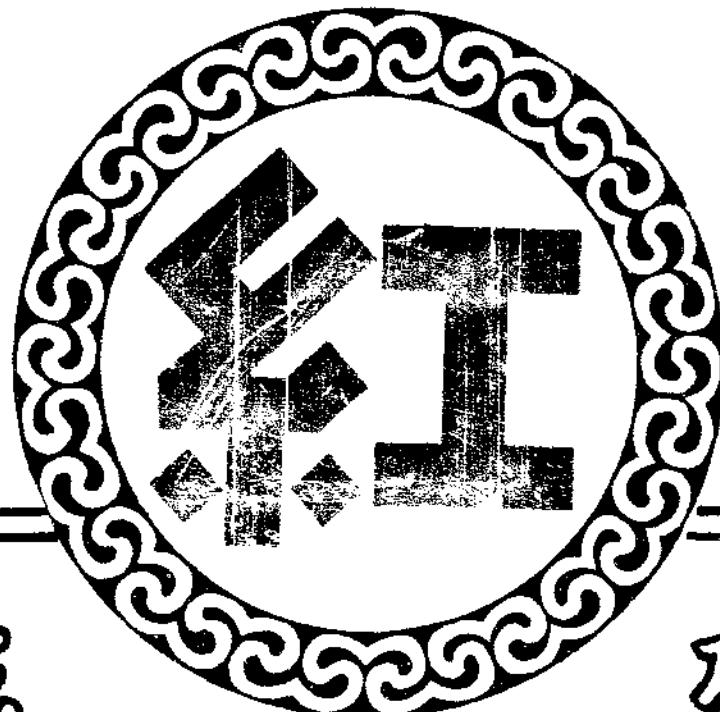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言志

雜

期十卷二



行印南周書界世海上



目次

第六十期目次

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陰曆癸亥九月初三日發行

短篇小說

虛榮瘋子 徐卓呆

兒時趣話 鄭逸梅

兒童讀物趣史 胡寄塵

避災回國的兩個勇敢兒童 嚴獨鶴

新童謠 程瞻廬

小說家之夢 胡道靜

我之兒時 胡寄塵



紅雜誌



目

次

二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不肖生

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尙顯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新歌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六十回 會客室閑談來校長 曹家渡小駐遇狂且

兒童教育新山歌.....易安齋主人

朱楓隱

顛倒有趣之童謠.....徐阜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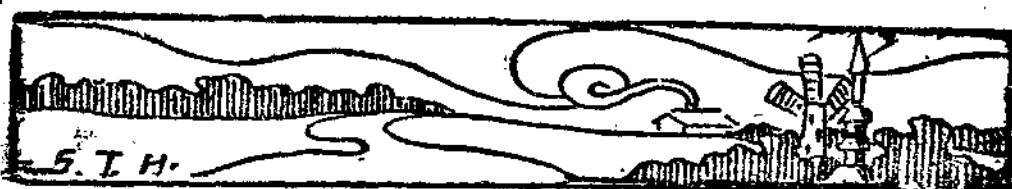
易安齋主人

蛇郎哥.....林笠綠

林笠綠

金錢的能力.....小孩子

小孩子



南京圖書館藏

對讀者的话



本期所刊短篇小說及小品文字。多係關於兒童之作。惟因限於篇幅。剩稿頗多。以後仍當陸續付刊。以答惠稿諸君之雅意也。

徐卓呆的『虛榮瘋子』同『三胡桃』。都很有作意。足以糾正兒童之虛榮心。

胡道靜係胡寄塵先生之公郎。今年祇十一歲。已任商務書館兒童世界之特約撰述員。本期所刊『小說家之夢』。雖寥寥數語。却有含蓄不盡之意。

林笑綠君之『蛇郎哥』事極恢奇。乞示通信處爲盼。

下期有『人造人種』滑稽小說一篇。讀者祇須在人造人種四字上着眼。已可想見其內容之滑稽矣。

嚴獨鶴先生所著長篇小說『人海夢』。前刊鄙人所編之『新聲雜誌』中。頗受讀者歡迎。現擬將初集印行單本。二集即在金鋼鑽報按期披露。想愛讀獨鶴著作。定必歡迎也。

(濟羣)

高等國貨

大長城

香煙

價廉物美



舉國歡迎

中國南洋兄弟公司



廣東著名女士稱頌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

曾患

血薄

氣衰

黃瘦

無力

現今

強健
肥壯



爲女界同胞謀幸福並爲梓里謀真實之進步廣東胡慧卿女士之熱忱告遂成爲中國有名之女士矣是以敝局特將著名胡女士之玉照及其近來所寄之保証書刊佈報端廣州胡慧卿女士來信云敬啓者儂年幼體強百病不生後留學東洋因異地水土不服始則胃不消化飯後嘔吐繼則晨夕咳嗽夜不安眠如是者年餘詎料市上懸壺者多般假醫術以騙錢籍郎中以殺人非獨不見微効而病更加劇噫庸醫之害實不淺也儂現廁身教育終日課生朝夕勞頓遂致血薄氣衰人黃面瘦寧願命終不願延庸醫診治屢閱報章目載章廉士紅色補丸如何之功效如何治愈之鐵證初疑不過招搖生意之廣告不免忽略會有友人香港女史見儂病染沉疴囑服此丸儂遂購半打試服未及一月果然功效卓著足見言真不謬也乃繼續購服迄今年餘儂體已轉弱爲強變瘦爲肥如此大恩不啻再造飲水思源豈敢忘却特修寸箋聊申鄙悃附呈小影祈登報端俾告同病者知所開津焉章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天下各處凡經售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忠告歸女小書奉送如令堂尊夫人或令妹軟弱多病卽須寄明片一張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送一本不取分文

(一)

某處市上有一個叫做花兒的美麗女孩子。但是到伊一長大。市上的人都忘了伊那花兒的名。誰也不來叫伊花兒。一齊稱伊叫做虛榮瘋子了。為什麼緣故呢。只因花兒虛榮心極強。弄得變成瘋子咧。

着市上頑皮的男孩子們。一見花兒遠遠過來。便知道你們看啊。虛榮瘋子來了。快跌伊下去罷。他們見花兒身穿紅衣。口中念着什麼。在那裏走將過來。便一同商量着。做成一個陷阱。那道路已壞。有一個小穴哩。孩子們拾些樹枝來。橫在穴上。再蓋些樹葉。撒花兒一發瘋。伊身上還穿着很華麗的衣服。頭上也。是裝滿着金銀珠寶的首飾。但是伊赤足在街上走。攔着路。使伊不能走別處。只好走到這條路上來。花



虛榮瘋子

徐卓呆

虛榮瘋子

二

兒一足剛踏到已經跌下去咧。

花兒立起來罵道。你們敢對我女王陛下這麼無禮。說時伊怒容滿面要想來追這些男孩子們了。男孩子們一陣大笑叫道虛榮瘋子跌下去了瘋子你且走過來啊他們一壁逃一壁譏嘲伊可憐花兒頭髮也亂着且泣且追趕將過去了。

(二)

花兒從小很聰明學校中成績也好所不好的便是伊的虛榮心極強父親是富翁金錢上一點也沒有什麼不自由況且花兒此外又無兄弟姊妹母親是早死死了因此父親便過分的溺愛伊咧父親是個極溫順的人向來沒受過什麼苦的他見了花兒那

種恣意任性實在窮極咧。

花兒初入學校還不多幾天咧有一日從校中回來突然趕到父親室中說道父親你買一雙白的皮靴給我伊這麼強要向父親請求父親不免驚道什麼事你回得家來一點規矩沒有還沒向我行一個禮就大聲叫喊成何體統父親這麼徐徐說着回過頭來對伊看只見花兒怒容滿面低頭不語。

父親又好好的說道花兒前天在你上學之時不是買給你一雙上等的皮靴麼你將來長得大些或者可以買雙白靴給你此刻是容易弄髒的啊到髒了你一定又不愛白靴咧於是花兒答道不然前天買的不是黑的麼黑的是誰也穿着有什麼希罕今天

我放學回來見有幾個外國孩子都穿着白的啊。所以愛那種你必須買給我纔是以我愛那種。

父親又很鎮靜的說花兒但是外國小孩與我們很不同你須明白你學校中的那些孩子別說是穿皮靴了連鞋子也有破着有皮靴的真很是少數即使你有了白靴也是在衆人之中只有你一人反很奪目大家都對你看你不是要窘了麼等你長大了我儘可買給你現在別鬧快到那邊去溫習罷

伊聽了一番話手裏便把前天買的那雙皮靴授過來道父親這一雙我不要了還了你罷說完伊就出去了父親一見暗道這孩子任性到如此啊竟要買得白皮靴這麼堅決麼父親心裏雖以爲如此一想過分嚴責反而不好所以不去向伊多說不料花兒從此大發脾氣無論怎樣勸伊伊總是飯也不吃父親無法可施咧即說道你這麼不吃飯就不能上學校去要餓死了今天我來給你吃些你愛吃的東西你還是吃一點飯罷

花兒囁道我不願我不願白靴不買給我我什麼都不吃伊說着當真不肯吃父親一想不要弄出什麼病來啊在父親見花兒不吃飯真是最可怕了並且花兒也曉得父親最怕伊不吃飯所以用這方法父親一定投降的此刻也是如此父親到底弄不過伊便花了很大的價錢去買了一雙白皮靴了。

虛榮瘋子

四

這種事情也不止一次二次。有時父親爲着女兒的虛榮心非常擔憂。正在那裏悲傷時，那花兒趕進來了。

說道：父親你看啊，這不是很美麗的麼？花兒說時，伸一只左手給他看。父親見伊無名指和小指上都帶着亮晶晶的指環，不免訝道：這是那裏來的花兒？說我方纔尋尋母親的一只舊匣子中居然尋得這好東西了。父親一聽，頓時呆咧。

對伊左手看了一下，便道：花兒，你母親的東西，自然要給你的。但是你還沒到帶指環的年紀咧，且去把他收藏好在原處罷。伊見父親不很高興，便道：但是

帶了他，也沒有什麼不好。很可愛啊！說時，又呆呆的手上看着，再說：父親像指環那種小東西用黃金一

製便這麼好看。那是我家裏的東西，一齊用黃來製了，豈不更好看呢？

父親含淚對女兒臉上看着，很悲傷的顫聲說道：你想着這種念頭麼？但是花兒不管父親心裏難過，又很得意的說：我想了種種念頭，想得了一件好事情了。若是我的手一摸到這東西，立刻可以成爲黃金，不是更可喜麼？父親這種時候，豈不好呢？父親淚聲的說道：你說些什麼話？被人家聽得了，就要笑你咧。爲什麼你會有這種……

父親見伊虛榮心漸強，好不悲痛，又道：你的念頭恰是像那童話中的『愚笨國王』啊！父親特地用很柔和的聲音說着，同時還摸摸伊的頭。花兒見父親愛

伊便高興起來。問道。愚笨國王是怎樣的快講給我聽。啊。父親說。講起來是很長的。恰巧像你那麼一個國王。啊。花兒這麼一聽。更想聽下去。忙道。父親快些講出來。父親講道。國王在某日向天祈禱。要使他自己的手一摸到那裏。這東西便成黃金。不料這祈禱。當真靈驗。立刻見效了。花兒快活道。很好。很好。國王不知樂得怎樣。後來便如何。

父親說。國王大喜。忙趕到屋中。先來試試。一摸自己。的椅子。那椅子就變成金椅子。國王高興極了一摸。一個鐵火爐也頓時成爲黃金。國王喜得達了極點。打算立刻去通知自己的女兒。咧到了公主室中。一手擋在公主肩上。正要講那不可思議的說話時。

豈料。自己的手一觸到那公主也立刻變成了黃金。嘩。又是悲痛。啊。國王到肚子餓時。想吃東西。一拿到麵包。這麵包又立即變成黃金。咧。那國王後來到底餓死的。

花兒聽完。笑道。真是一個愚笨的國王。啊。父親說。是啊。因爲他愚笨。所以想出這種念頭來了。花兒說。那麼我的念頭也就此取消罷。我是很聰明的。父親對不對。父親點頭道。自然而然。你到底明白了。父親。此刻雖把童話來矯正了女兒的念頭。花兒就從此不再有這種妄想。不過花兒的脾氣還是不改。見他人。的東西好總想也照樣或是更好些。要得到一件伊。

年紀漸大這脾氣也漸強了。

(四)

花兒進了學校中還不到一年。父親忽然得了病。就此死了。於是花兒與下人一同大哭。然而也沒用咧。在花兒。父親的死。却是很悲痛。然而一想到自己可以稱心滿意的用錢心愛之物什麼。也可以買來倒心。中有些高興起來咧。於是歇得不多幾天。伊早把父親病死的悲痛忘去。花兒裝出主人的神氣來。隨便舉動了。那些很忠誠的老年僕人再三諫勸伊也。不聽。那些說話到學校裏去時。真打扮得如白孔雀一般。

照花兒以後。別只是打扮不料。花兒很不聽校長的話。天天把身上穿的頭上帶的一樣一樣換出來。再要自鳴得意特地打扮着。趕到人家去給他們觀看。人家見了自然不快。很瞧不起花兒了。有一天。一個年紀大些的朋友來訪伊。說道。花兒。你的東西都是極寶貴的。你家裏可有繡花的抹布。花兒一聽。頓時回答不出。但是伊是個虛榮心極盛的人。決不肯老實實說。沒有的便說。有是有的不過太舊了。現在正製着新的咧。那人就說。當真麼。那麼什麼時候可以成呢。伊答道。下一個星期日聽說可以製成咧。那人道。如此我下星期日一定過來要看的。我實在還沒見過繡花的抹布咧。那人約定而去。

校長恐怕他人模仿。弄壞校風。便很嚴重的再三關

這麼一來花兒擔心了。你想那裏會有什麼繪花抹布呢。只得叫顧繡店裏的人來花了很大的價錢問

他買些繡貨一方一方的就算抹布這一來總算星期日還趕得到幸虧他店中有現成的東西啊到了星期日那人再約了幾個朋友一同來了大家驚嘆道實在是一種很考究的東西我們當真都是初次看見啊大家一讚花兒更得意驕傲答道實在我家裏都是寶物啊

那朋友道你家裏既有這麼極考究的東西那是恐怕真無奇不有了花兒你可有黃金的梳粧檯花兒呆了一呆答道正在做着不久可以成了花兒只好撒謊咧那朋友說做成了千萬給我們看看這種難

得看見的東西大可以長長見識啊朋友們雖說得很羨慕然而心底裏正在那裏笑伊

花兒急忙把金舖裏的人叫來商量了那人聽了之後驚道全體俱是金的麼那是這價錢少說些也要一百萬光景罷花兒驚得面如土色又不好做一只鍍金的東西然而伊到底打定了主意花去無數財產當真打成一只金桌子了伊給大家觀看的時候何等快樂啊

(五)

某年夏天學校中率領全體生徒到某處海岸旁去施行海水浴了那邊景色極好望望海上的船天空的鳥何等有趣真是一個極好的避暑地花兒定製

虛榮瘋子

八

了一身極奪目的上等海水浴衣。不料伊到了那邊一看，竟還有一個同級的學生是親戚人家送給伊一身比花兒的還要好得多。你想驕傲的花兒一見心裏豈不難過？伊竟一心要想勝過人。大家不來贊我，却去贊這朋友了。伊氣極哩，頓時起出惡念頭來了。

那人在先生面前哭道：先生，我決沒有做這種歹事啊。先生也安慰伊說：這是衆人脫衣服的所在，或者不免有什麼錯誤的。你也不用擔心。然而此人受了這不白之冤，十分悲觀。第二次游浴時早已覺悟，故意在海中溺死了。

這同學一死，自然大家吃驚。其中比什麼人也最驚的乃是花兒。伊看了自己的海水浴衣，心中便十分懊悔。伊因一時懷恨，便做了惡事了。在脫衣處把人家的錢袋塞在此人衣服中的就是花兒啊。

別的朋友都說：此人向來手也不觸到他人東西。上不去，決不會做這種事。罷，大家一齊替伊辯護着。但是東西既在伊的衣服中拿出來，這還不是證據麼？

其時自然誰也不能明白真相。後來歇得不長久，花兒托言家庭的關係，不上這女學校去了。於是伊害死友人一事到底每日每夜的責備着伊的良心。竟

使花兒變成一個瘋人了。

(六)

從小很聰明的花兒。到此便是一個可憐的瘋人咧。然而伊那虛榮之心和那恣意任性的脾氣還是不變。仍舊買了許多無用的奢華品高價的裝飾品要打扮着給人家觀看。父親留給伊的無數財產一齊用完弄得把廣大的房屋田地一起都送給他人。因爲如此現在差不多已無家可歸。不過人家見伊可憐便在市梢弄一間舊屋給伊住住當真連吃也困難了。可笑伊只是把衣服和首飾看得很重。擔心着不要被人盜去。夜裏也不敢安睡。留心看守着。然而究竟是瘋了。往往值錢的東西被人家騙去咧。

現在花兒還是穿着紅衣服頭上帶了許多裝飾品。在市上徘徊着時常叫道。你們敢對我這女王陛下。無禮麼我不答應的啊。但是伊到底是個年輕的女孩子。所以那些頑皮的惡童們要做陷穿去引伊哭咧。市上的人現在是很替伊表同情。把伊保護着。惡童們叫伊瘋子。拿磚石來對伊拋擲。市上的人必定訓斥道。你們不可如此。因爲是瘋子更須好好待伊。啊。所以大家都很可憐着伊。

據市上的人說。深夜走過伊那門前時。往往聽得伊在裏頭哭着。並且祈禱道。饒我。饒我。大約伊清醒之時。向那海中死去的朋友或是待伊極好的父親在那裏祈禱着。

兒時趣話

鄭逸梅

予幼頗頑劣。當炎暑時。一僕偶臥。予斷燈草。每段約二分餘。唾溼其端。黏於僕身。而燃以紙吹。燈草既燼着體。灼膚微痛。僕於夢寐中誤爲蚊刺。以手摩之。予吃吃匿笑。再燃再摩。笑更不已。旣而別黏其鼻端燃之。僕醒而予早遠逸矣。

庭中有一缸。滿貯檐水。予戲覆一臉盆於水面。接之使下。呼鄰兒來詒之曰。爾傾耳近水聽之。水中有異聲。如奏樂然。俟鄰兒凝神聽時。予將盆微側。盆中空氣上竄。水爲陡湧。鄰兒頭面俱溼。而予則大笑。

逸梅曰。此乃予童年之頑皮小史。因頑皮之故。時受家長叱責。謹錄爲現在之兒童談助。非有意教人效予之頑皮也。





兒童讀物趣史

胡寄塵

中國未有教科以前。兒童入塾。率讀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書。村童讀之。村學究教之。及今年在三十以上者。想無人不能背誦一二句也。然一考此等書籍之來歷。則知者甚少。今以見聞所及。考證如次。其間除三字經以外。又皆含有可笑之意味。故名之曰趣史云。

三字經

三字經。相傳爲宋王應麟著。又云宋末區適子著。又云清黎貞著。未知孰是。其中言及宋以後事。決非王應麟或區適子原本。大抵王氏先有此書。區氏黎氏疊次增補耳。

千字文

兒童讀物趣史

千字文爲南北朝時周興嗣所撰。梁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取千字，使興嗣連綴成文。一日而就。可想見其苦心。後人取以課兒童。以其無重複之字故也。

百家姓

百家姓爲五代宋初杭州人所作。以趙字開頭者。因宋太祖姓趙故也。次爲錢者。以吳越王姓錢故也。其他孫李等皆一時貴族。百家姓之意義如此而已。

上大人

上大人乃蒙童之習字帖而兼讀本。也不知何所云云。而或謂係孔子上父書。則可笑之至矣。爲錄其說如下。上大人。（言上書於父前也。）孔乙己化三千。（孔又作邱。孔子自稱也。三千謂三千弟子也。總言以一人而教三千人也。）七十士爾。（此四字爲一句。爾同耳。言三千弟子中稱爲士者不過七十人耳。）小生八九子佳。（此六字爲一句。言八九人爲尤佳也。）作仁可知禮也。（此六字爲一句。言此八九人作仁可知禮也。）

避災回國的兩個勇敢兒童

嚴獨鶴

紅雜誌本期算是一冊兒童號。刊的都是關於兒童的作品。我日前在狼虎會中遇見任矜蘋君。他對我談及這回日本震災發生以後。回國的中華災民中有兩個童子。從九死一生中逃得性命。真是又靈敏。又勇敢。任君是寧波同鄉會的職員。在災民回國的那一天。親至船上慰問災民。所以他會見着這兩個童子。又親聽見這兩個童子的口頭報告。任君並說這兩個童子。都是甯波人。船一到滬。就匆匆的轉上甯波船。回家鄉去了。可惜當時匆匆沒有替他們拍一個照。又沒有記清他們的姓名。現在還想慢慢地調查。或設法再令他們到上海來。受一種相當的教育。將來必能成爲有用之才。我聽了任君的說話。也狠表同情。因此便將這兩個童子逃難的情形。約略記了出來。作爲這兒童號的資料。情節雖然簡單。却的確是日災聲中一段可

避災回國的兩個勇敢兒童

紀念而又饒有興味的事實。

為



這兩個童子。一個今年十八歲。一個還祇十四歲。他們兩人。是在橫濱學成衣的。他們如何出洋。以及在橫濱有多少年。平時是否另有年長的親友照顧。這都不得而知。但知震災發動的那一天。他們正在馬路上走着。忽然覺得地勢動搖。頓時房屋倒塌。火燄四起。全市亂奔亂走。終是無益。我們不如奔向海邊去。倘若有船開。就可上船避難。十四歲的那一個。年紀雖小。却也

想一條路。照這樣

並未嚇慌。便由這十八歲的童子。帶挈着他。拚命向海濱逃去。一路狼遇着許多困難危險。據他們對人說。那個時候脚踏在

地上。彷彿那地殼

竟是軟的。和踏在

氣不足的皮球上

以及沙袋上一般。

而且明明有火從

地中噴出來。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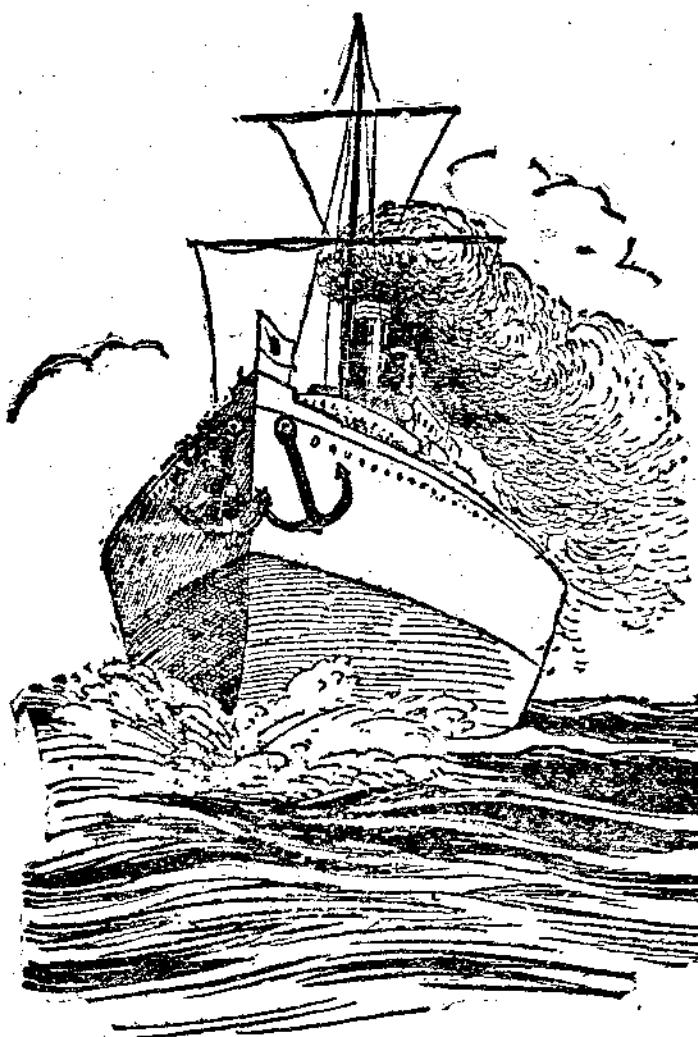
人萬分驚駭。他們

好不容易掙扎到海

灘上。却見有一隻

頗為凶狠。祇肯救本國人。不肯救別國人。凡是中國人。一概不准上船。有想擠上船去的。日本人就用強力

避災回國的兩個勇敢兒童



海船果然要開。（

這海船是什麼名
字。兩童子都沒有
提及。）但這時海

灘上也早已擠滿
了人。船上是更不
消說了。可是一層。

那船上的。全是由
日本人。因為日本
人雖在難中。態度

避災回國的兩個勇敢兒童

四

制止。（這種情形、西報上已都載過、諒來這兩個童子所說、確是不虛。日本人遇了大災、我們中國人特地捐棄了平時的惡感、竭力前去救濟他。但是日本人在患難之中、却還堅持着國際的界限、祇想自己逃生、坐觀別人就死。這些地方、便自然而然的足以表示國民的特性了。）這兩個童子幸虧身體小、却佔了便宜。不知怎樣會被他們隨機應變、掩在人叢中、偷偷的到了船邊、却依舊不敢上船。——實在也不能上船！便溜到船頭上。船頭上原有兩個大鐵錨。用鐵鍊繫着。這兩個童子便設法將身軀同盤在一隻鐵錨上面。緊緊的兩手握住鐵鍊。等到船開行了。就照這樣宕秋千似的。從橫濱一直宕到神戶。船靠了岸。纔敢登船。總算是天不絕人。中途沒有脫手。否則這一對又靈敏又勇敢的中國好孩子。便早已葬身大海。誰也不能知道他們是怎樣死的。他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遠較不上在日本報紙上紀一句『行衛不明』哩。

我把這件事紀了出來。還希望這兩個兒童的家長。或是親友看見了。將他們的照片寄與本雜誌。我們一定要把照片從速印出來。以供閱者的快觀。



新童謡

程瞻廬

(二) 電氣燈

電氣燈亮晶晶寶寶燈下讀英文

爹爹小時讀孝經點盞洋鐵煤油燈阿爹

小時讀詩經點盞青磁豆油燈洋燈火烟
氣冲冲入爹爹鼻管中油盞火小如穀苦

了阿爹一雙目

只有寶寶福份好當頭一個電燈泡電燈
泡耀眼睛燈光底下讀英文只有寶寶好
福份

孩子在電燈下讀書燈光耀眼如同白晝這便是孩子的幸運能夠生在物質文明
的時代好不快活爾父在煤油燈下讀書烟薰鼻孔爾祖在豆油燈下讀書苦了雙
目這是何等苦楚孩子孩子你若不好好兒讀書不但對不起爾祖爾父並且對不起
這盞亮晶晶的電氣燈呢

(二) 睡不着

睡不着怪床脚。床脚不開口便去罵掃帚。木撞破頭撞得寶寶血直流。

掃帚掃帚戤牆角。寶寶去打電杆。木電杆。

兒童不宜遷怒。遷怒便該吃苦。自己睡不着和床脚有什麼相干。却便怪及床脚。床脚不開口。由他去怪。兒童之怒仍不息。却又氣嘔嘔去罵掃帚。掃帚戤在牆角。由他去罵。兒童之怒仍不息。却又惡狠狠去打電杆。電杆撞頭。頭破血流。遷怒不已。該吃苦頭。兒童其戒之。

(三) 月季花

月季月季開紅花。月季花下躲着一條蛇。不要放走他。

打死他。打死他千萬不要放走他。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蛇兒不見了。

哥哥掮門門。嫂嫂掮丫叉。燒火老老。掮火夾菜園長工。掮釘鉗。打死他。打死他一定。

孩子們想想你們將來長大了選擇朋友總是謹慎一些纔好香馥馥的月季花只爲和這條蛇兒做了伴人家動手打蛇蛇兒沒有打死反而打死這棵月季花惡的朋友和這條蛇兒一般要是不早早躲避他拒絕他那麼闖出禍來惡人帶累了好。人這纔不值得呢。

(四) 哥哥弟弟

哥哥弟弟兩樣生(生字讀作師羊切)哥
哥短來弟弟長

哥哥走慢步弟弟走快步連日連夜轉陀螺。

轉得好轉得好轉得人家面貌都變了。

小朋友小朋友你們可曉得光陰的寶貴麼短哥哥長弟弟便是時辰鐘上的短針和長針長短針兒只在鐘面上陀羅般的打轉然而白肌膚的新嫂嫂變了一個乾

隔壁新嫂嫂雪白肌膚嬌又俏現在變了。
一個有皮無肉的乾癟(音必)棗。

對門小寶寶天天門前豁虎跳現在變了。
一個白髮飄飄的張果老。

癟。癟。了。豁虎跳。小寶寶變做了一個張果老了。你們趁着少年快快的用功讀書。休得一天一天的蹉跎過去。要是光陰虛度。一事無成。轉眼也變做了乾癟。癟和張果老那時便想讀書也不能夠了。

小說家之夢

胡道靜

秋夜的細雨打在殘葉上。打得簌簌的響。這時候在臨溪的窗前坐着一位小說家。他寫了不多幾個字。便丟筆憑在檯上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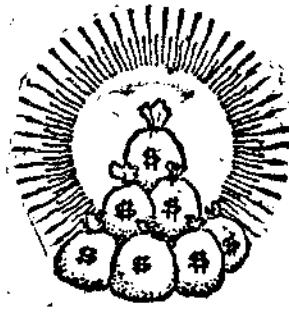
他當睡着的時候。夢見他和一個軍閥奮鬥。不久便把軍閥推倒了。但是他也醒了。

他醒了以後。自己想道。這不是絕好的材料麼。他於是磨着墨。要寫下去。但是剛寫到十幾個字。又丟了筆。憑在檯上睡着了。



我之兒時

胡寄塵



兒童和成人的分別。任便何人都能知道。是以年歲做標準的。普通以十六歲以下爲兒童。十六歲以上爲成人。這個界限。差不多已成爲一種定例了。但是在我的意思。却不以爲然。我以爲兒童和成人的分別。當以環境爲標準。不當以年歲爲標準。爲甚麼呢。

若說到沒父母的孤兒。或是貧苦人家的兒子。未到成年的時候。便要在社會上擔任成人的職務。試看的人吃現成的飯。簡直不知道米從何處來。睡現成的。覺。簡直不知道床從何處來。年歲雖算是成人了。智識還和兒童一般的幼稚。這種人或者一生一世。只好算兒童。不能算成人。我曾親見人家二十以上的少年。還雇用乳母。帶領着怎樣叫人家能承認他。是成人呢。

我之兒時

一

鄉村僻壤田園裏的作工的孩童通都大邑街道上。拉車的孩子不都是以兒童而擔任成人的職業。因為投身社會較早閱歷甚深不但是擔任了成人的職務而且人情世故澈底明白簡直和老年人一樣的老練這樣的人又怎能叫人家承認他是兒童呢。

論理第一種的人是可恥第二種的人是可憐我們希望在社會上的人無論何人總要職務與年齡相配才為合理不過在眼前這種萬惡的社會裏只恐怕可恥可憐的人仍居多數所以單拿年歲做兒童和成人的界說未免是不對罷。

兒童的性情是活潑的機械是沒有的待人接物完全是一片天真這是兒童的好處也是兒童的特性。一到成人時候這種特性便慢慢的消滅了這種好處也慢慢的失掉了所以古人說要保存其赤子之心便是要成人也不要失了兒童的天真然而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倘然一個人投身在社會裏毫不明白人情世故仍然和兒童一般的胸無城府而投在這機詐的旋渦裏必定要一事幹不成只落得被人家說有些獸氣或是說不懂事的小孩子。

論快樂是兒童最快樂苦惱是成人最苦惱然而做兒童的人都希望自己早點做了成人待到做了成人才知道並無快樂只有痛苦回想做兒童時的快樂要想回轉去做兒童但是想不到有這一天了。

我想普天下的成人大概都是如此。我也是這許多或罵一聽諸他人這一點或者算是文學的真精神，成人中的一個人而又處在這二十一世紀的過渡。

罷。

論到我自身兒童的界說可算與職務相配大約在二十以下均受着父兄的庇護二十以上獨立謀生

這是極應該如此的情形不過初次投身社會獨立經營的時候簡直是覺得這社會十二分的冷酷社會上的生活簡直是和奴隸娼妓差不多然而過了幾時過慣了已慢慢的覺着不甚希奇或者我當時以爲人家待我冷酷的地方到了今日我也不期然而然的照樣拿來待他人了唉這是一件何等子。

趁着我的性情要說甚麼話便說甚麼話不知甚麼痛心的事啊。

體例不受甚麼拘束不顧甚麼忌諱給人家讀了贊

我這篇小說的題目叫做我之兒時自當老老實實。

我之兒時

四

紀我兒時的事情。又何必要像做論說一般的空發議論呢？唉，這也是趁着性情隨筆寫來，不期然而然的寫了這許多議論。如今可以暫作結束。記我兒時的事了。

我家兄弟姊妹共有六人。算我頂小。俗有母愛少子之說。先母也脫不了這個習慣。所以他特別的愛我。我在兒童時便有幾種特性。一種是好靜不好動。往往十來天在家裏不出門。鄰家兒童到我家來玩時。我都躲避了。不和他們在一塊玩。

第二種特性。是常常抱着悲觀喜歡哭。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道理。遇着略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便背着人流淚。先母十二分的愛我。從來不說我一句不是。然

我總是免不了要哭。這種哭的表示。並不是向父母要求甚麼東西。更不是因為父母說了我甚麼。只自然而然的發表自己的一種悲觀罷。這種特性。直到在社會上任事以來。還沒有完全改變。然近來數年却改變了。縱遇着不如意的事。或受了他人的氣。從來不高聲發怒。只是悶在心裏。巴不得像兒童時一樣。哭為快。然而哭不出了。愈是不哭。實在是比哭還要痛苦。又過了幾年。才悟得人生於世。本來是如夢。如泡。值不得悲哀。也沒有快樂。萬事都是外來之物。與我絕不相干。想到這裏。任便甚麼都擺脫得乾淨。心也頓然平了。然而比較啼笑一任其自然的兒童終覺得他比我更快樂。

我因為有這兩種特性。我在兒童時代。家人簡直當

實在是覺得很苦了。

我是一個女子看待。因為這兩種特性都是女子的特性。所以家人說我是女子。其實女子的特性是怎樣。我沒有做過女子。我不知道人家說的話也未必確切。所以這個問題只算是一個不會解決的問題。

我兒時第三種特性便是不喜歡吃飯。每餐總是以麵餅等物充饑。若在北方吃麵和餅乃是常事。不過我們家鄉江南地方是一例吃飯的。在我喜吃麵餅之類。乃是一種特別的脾氣。一家的人都吃飯。只有我一人不吃。特地爲我製起麵食來。自然要另費手續。不過先母愛我。總依着這樣做。這個習慣直到離開家鄉。往外面來求學時才改變掉。在改變的時候。

我之兒時

五

我兒時第四種特性是不喜歡修飾。那時候是住在鄉下。我家的境況又不十分好。當然談不上繁華二字。但是普通新衣新鞋。我都不願意着。那時候沒有剪髮。背後還拖着一條辮子。人家每日一梳或隔日一梳。我總要七八天或十多天才肯一梳。直到二十歲上下的時候。才略微改變一些。然至今仍不講修飾。現在頭髮固然剪去了。梳辮子不梳辮子不成問題。然而香水肥皂牙粉等等妝飾品與我無緣。一年之中難得用幾次。曾記得兒時每爲着梳辮子。先母和我淘氣。到今朝再不聽見我親愛的母親督責我梳辮子的聲音了。

我之兒時

六

說到我的受教育也有些特別的地方。五六歲時便

的第一次。

由先母教我認方塊字。那時候還沒有印成的方塊字是臨時寫就的。每天也不規定認多少。我自己也記不清一共能認得多少字。只記得一件極得意的事。便是有一天我家雇了兩個木匠司務在家裏修理舊用具。我走過去看。一個年輕的木匠恐怕我弄壞了他們的工具。叫我立遠些。一個年老的木匠說。你不要看輕了他。他年紀雖然只有五歲。已認得一千多字了。當時我聽了這句話。覺得非常的榮耀。同時也知道認字能體使得人家敬重。我又覺得這木匠司務的一句話。很能鼓勵我的精神。當時的一種快樂。直到現在還不會忘記。因為這是他人稱贊我

同時由先母教我白口讀唐詩。因為不用書本子。只是白口傳授。所以有好幾首詩。雖然念熟了。却不知道字是怎樣寫。所讀的詩。在當時也是半解半不解。我自從初次認識天地人等方塊字起。以至能做長篇的論說為止。除了父母兄長而外。不曾請教外人做先生。父母兄長對於我當然有些姑息。不比普通的塾師那樣嚴厲。所以我讀書時並沒有受過痛苦。在一方面說。可算不規則的教育。所以有許多地 方成績不好。在又一方面說。可算是自動的教育。所以有許多的地方。成績並不壞。

我最初讀書的時候。先父在外面做私塾先生。兩兄

年歲還小。教我讀書的便是先母。先母並不是甚麼大有學問的人。對於我尤非常的姑息。當時我雖喜歡讀書，却最怕寫字。他便由我去不叫我寫。等到年齡稍大一點，覺得自己的字寫得不好，要想藏拙，便不大肯寫。不肯寫，越是不會寫，直弄到現在還是寫不好。然而字是不能不寫的。藏拙是無處可藏的。不如早點出醜，到遠可以得到好結果。我想年輕而聰明的人，往往犯了這種毛病，這是一件極可痛心的事。應當切戒的。

先母最喜歡讀小說。那時候還沒有新小說。凡是舊小說如三國、水滸、紅樓、聊齋、七俠五義、天雨花等書，都看得爛熟。我有一個姑母，常常住在我家。先母差

不多每天講小說給他聽。他雖然一字不識，但是聽小說的經驗很深。程度很高。如聊齋那樣深的文言，除了典故不算外，其他的句子大概都可以聽得懂。這種程度，實在是很可驚的。至於小說中的人物，如宋江、劉備等等，無不如數家珍一般的背得出。

先母講小說的時候，我也常在旁邊聽。所以這些小說，我在沒有讀過書本以前，差不多早已聽過一遍了。

我在十歲以前，雖然上學讀書，讀些論語、孟子之類。然自己也讀得莫名其妙，覺得毫無意思。直到十一歲才略懂一點文理。然這樣高深的書，仍不能明瞭。有一天先父清理書廚，忽然尋出一部隨園詩話。我

我之兒時

八

在旁邊翻了一頁看看。覺得很能領會。便要求他將這部書給我看。得了他的允許。我便無日無夜的看這部書。覺得世上一切的書沒有這一部書好。唉。可憐的很。那時候兒童用的書實在沒有。所以我偶然見了這一部能穀領會的書。便把他當做至寶。因此我受了他的感化不少。在十二歲上。便能做很漂亮

的七言絕詩了。

我於各種的文字。無不親手做過。從八股文試帖詩起。直到他、她、牠的底地爲止。莫不有好幾篇成績。而從講義起。直到小說譜文止。也莫不有許多成績。然第一次用筆所作的乃是一首七絕詩。我作這首七絕詩。還在學寫信之前。

因爲隨園詩話引起了我讀詩的趣味。我便將我家所有的詩集。一部一部拿來讀。而且揀我所喜歡的親手抄下來。因爲怕父兄看見。責我做應試的文章。禁我抄詩。所以我往往偷着抄。愈是要快。愈是字寫不好。抄成了七八本厚冊子。後來因爲字跡太潦草。自己很不滿意。完全將他燒掉了。這時候我父兄也允許我看刻本的詩集。所以我便用不着這抄本的詩選了。在十五歲以前。看完了古詩源。及五朝詩別裁集。和其他零碎的詩草等類。自己做的各體的詩。也有一百多首了。

我的仲兄很有些見識。在日俄戰爭的那年。他看了一些新出的書報。受了種種的感觸。知道不求些新學

問。不能自立。便主張送我往上海來入學堂。我這時候。中國的舊書已略讀了些。下筆能作洋洋灑灑的論說文。又受了新潮流的激刺。自負非凡。實則自己。登在鄉下。見聞寡陋。說起來真好笑。自視太高。後來的失敗也越快了。

當時我往上海來求學。全是仲兄的主張。經費不足。復得同鄉某某先生的幫助。才得成行。當時東文盛行。初來時擬入一東文學堂。專讀東文。當時上海的情形不熟。連學界裏的熟人也沒有。同鄉中在上海的人。都是舊式商界中人。對於學界情形。和我們一樣。要入學堂。不知入甚麼學堂好。只在報上看見一個某國人開的東文專修科。程度學費等等。都很合

宜。便找到虹口某東文專修科裏去報名求學。誰知走到那邊一看。只見他那種鴿子籠式的校舍而兼校長的住宅。便有些使我們犯疑。其實這樣的校舍。在上海的熱鬧地方。已經是要算『校舍寬宏。空氣清潔』了。不過我們在地皮不值銅錢的鄉間住慣了。又在報紙書籍上見了些校舍的規模。我們理想中的校舍。乃是歐美著名學校的校舍。一旦看見這上海式的校舍。自然要大驚小怪。覺得很不滿意了。唉。真可憐。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言馬腫。鄉下人初到上海的情形如此。真可憐啊。當時我們既然犯了疑。便沒有報名。只討了一份章程回來。以備子細。想想再說。第二天下了一天的雨。沒有出門。第三天

我之兒時

一〇

預備再往那東文專修科裏去看看情形。如果無甚特別不適宜的地方。便報了名罷。打定主意。還沒動身。翻開當大的報紙來一看。只見上面登了一道廣告。說是某東文專修科校長。因事回國。所有校舍讓與某國人開辦某某學校。一切校具都盤給某國人云云。我們仔細一看。校名地址果然就是那一所東文專修科。我們大大的受了一下打擊。知道上海學校的內幕乃是如此。其實這不算奇。不但當時便在進化了十幾年的現在。何嘗不是如此呢。不但如此。恐怕還要不如些。我可推想而知。內地往上海來求學而受了打擊的人。真不知多少哩。

東文既然讀不成。便改讀英文。找到一家基謹中英書塾裏去念英文。校長而兼教員兼管理員。據說是一位美國留學生。却是實衣大袖作老學究的裝束。一共是一間三樓三底的房子。樓上是校長住宅。樓下左邊是學生寄宿所。右邊是課堂兼飯廳。兩張方桌。四周各放了四條櫈子。每一條櫈子上坐兩個學生。上課的時候。這便算是課堂。下了課。將桌子上蒙一塊白布。擺起筷子湯匙來。便在這裏吃飯了。那客堂裏便是學生休息所。那天井裏便是操場。一般二三歲的小朋友們。除了上課以外。都在那裏踢球。最可笑的一件事。我初進校的那天。問校長道。我們自修在那裏。校長不懂我的話。誤聽做撒尿。領我往客堂背後扶梯腳下去。只見那裏零零落落放了五

六只馬桶。校長說道。便在這裏。我當時又是生氣。又——讀書有成績沒有成績且不說。只這食住兩件事。已是好笑。

我當時到上海已是

逼得我不能不退

學。

四月底光景。各學校開學的時期都已過了。沒有旁的適宜的地方去。所以勉強進了這個中英書塾。我當然是住宿的。住了三星期。實在是日不得飽吃三餐。夜不得

安眠一覺。因為臭蟲多。鎮夜的咬人。那能睡得着呢。在家住了半年。重新鼓足了勇氣。跑到上海來爲第



因此雖付了半年

的學膳宿費。只讀

熟了二十六個英

文字母。便退了學。

回到家。從此以

後。我對於學堂的

信仰已減去十分

之八九了。

二次求學之計到了上海。先父打算叫我在商界上謀一個職業。我一聽了這個消息。好不耽心。自己知道對於做生意的經驗和智識。一分一毫也沒有。莫說謀不到事。便算賣面情謀到一個飯碗。這碗落拓飯。我實在吃不下。幸我仲兄極力贊成我再讀書。分了他辛苦得來得薪水。供給我的學費。送我往一個著名的學校裏去讀書。其實我眼前在社會上能彀自立的本事。並不是從學堂中得來的。這幾年書真讀得莫名其妙。這不怪學校不好。要怪我自己。不是我自幼所受的教育是自動的。不是被動的是活潑的。不是呆笨的。一旦來受被動的呆笨的教育。處處是格格不相入。而且我的英文程度。只不過讀

熟了廿六個字母。如今一插便插到中學二年級。當時貪圖畢業快。硬插在二年級裏。實在是反吃了大虧。上起英文課來。不但教員說的英國話我不懂。便是教員說的上海話我也不懂。虧我耐着性子。讀了三年。居然畢了業。然在實際上可算是毫無成績了。當時最大的一種感觸。深印在我腦子裏久而不忘的。便是看見同學們買着西瓜子。自拿在手裏吃。這個形情。是我兒時從來不會有過的。又看見十五六歲的同學。手指上帶了金戒。指覺得很奇怪。據我當時的眼光看來。除了女子以外。決不能帶金戒。當何況是學生。豈知這些都是我鄉下兒童所見不廣的眼光。在上海住慣了的人。看見這個形情。真不算。

甚麼。而且。當時我以為不然的事到後來我自己也親犯了習俗移人豈不可怕。

在這時候我本來也不想等到畢了業才出來。但是

父兄的意思總以爲畢了業爲是。所以勉力讀了三年。這三年中大概置校課於不問。我管我自己讀中國書。後來出校一面任事一面又極力讀書。所以到現在對於中國學問略有一點成績。

自從在社會上任事以來。世事的變遷更多。我所發生的思想所經過的困難也更多。但不在本文範圍

以內不能多述。但是我終不願做個成人住在繁華的上海。我只願做個兒童住在淳樸的鄉村。

當年我做兒童時所住的老屋大概還是這樣。門前的溪水還是這樣的流着。屋後的山還是這樣的立着。園子裏的老梅樹想更老了許多。當年小枇杷樹現在想已長大了。春天庭前的鳥子還是那樣的叫。秋天階下的蟋蟀還是那樣的鳴。但是我十多。年不回故鄉。這些事我有些不知道了。

說小小 金錢的能力

小孩子

(二)

許夢生是一個很貧窮的少年。今年已有二十歲了。可是他沒有娶過妻子。但他

我之兒時

一三

金錢的能力

一四

的心中。却是很想得一個妻子。那麼。他爲什麼又不娶呢。唉。現在世間這些人。那一個不是重富輕貧的。夢生既是貧窮人家的兒子。兼着生成醜陋的面貌。所以。他雖想得一個妻子。人們那裏肯把女兒嫁給一個醜陋的窮措大呢。唉。

(二)

光陰很快的又過了五年了。在這個當兒。夢生忽然竟交着好運似的。不曉得怎樣接一接二的發着大財。成了一個富翁了。最奇怪不過的。那些金錢像有能力法術一般。從前憎惡着夢生的人。反很恭敬的奉承。夢生從前拒絕他。避面不見的朋友。反去尋夢生了。這種種怪事。總之是金錢在那裏作法罷了。

一天。在某公園裏。現着一雙男女。穿的衣服是很趨時的。並肩立着。很親愛似的。他們兩人是誰。就是夢生和他夫人了。唉。那些人從前不是不肯把女兒嫁他的。那麼現在爲什麼又肯呢。大約又是金錢的能力罷了。唉。

三胡桃 卓呆 神話

某處有一個七歲的孩子。叫做賢兒。

父親是夏天種田。冬天做草鞋生活的。賢兒樣樣喜歡學父親。有一天做了一雙小草鞋。去送給一個很好的小朋友。小朋友是個女孩子。名叫香兒。

香兒是個搖船人的女兒。比

三 胡 桃

蛇 郎 哥



蛇郎哥

林笑綠

下面所說的這一篇神話。算是我們福州人家喻戶曉的。他的情節很是離奇怪誕。但並沒有文學上的價值。所以從沒人撰成過文字。大約福建省外的人。總難得有和本省神話接觸的機會。現在我因為紅雜誌上徵求關於兒童的作品。神話也是童話之一。所以不揣謗陋。把這篇胡亂寫將出來。獻醜獻醜。

話說我們福建。僻居海濱。自古視為蠻夷之地。在唐宋以前。原有個小朝廷。名喚無諸國。那些人民。不會和中土文化接觸。並不十分開

三 胡 桃

蛇 郎 蘭

二

賢兒年紀小。十分可愛。天天
穿着美麗的衣服。無論如何。
看不出伊是搖船人的女兒。
總像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
賢兒與香兒。非常要好。天天
在一起玩。無論到那裏。不肯
離開的。

某時。二人乘着香兒父親的
船。到別處去玩。船一靠岸。賢
兒大喜。跳上了岸。隨意走着。
香兒在後面追上來。叫道。賢
兒。你帶我一起去啊。

化。但是衣食住三件事。也還懂得。那時他們居住的地方。只在福州
近海一隅。其餘上下游崇山峻嶺的地方。未經人類開闢。兀自荒蕪。
得不堪。荆榛蔓草。長與人齊。只算是毒蛇猛獸的絕大俱樂部罷了。
而深山荒洞人跡不到的地方。常有通靈的獸類。吸了日月精華。鍾
了山川靈氣。變成種種妖魔鬼怪。出來祟害人家。說之不盡。單講這
時距離福州城市不多遠。有座村莊。莊裏住下一個老頭兒。他的名
姓。傳說的人。也記得不清楚。他的年紀。已有七十多歲。膝下沒有男
兒。只剩兩女。他年事既老。沒配上好命運。仍要繼續下去。作女兒的
牛馬。可是墾荒牧畜耕耨等事。非他力量做得到。只好天天走入山
林。採些樟油。賣了度日。這就因為福建地居溫帶。樟樹算是一椿特
產。不過村莊附近的樟樹。多給老人採取將盡。一時長不出許少樟
油來。所以老人就度日艱難。漸漸有些支撑不起了。他那兩個女兒。

一回兒。二人走進一所蒼鬱的森林之中。走了一下。忽然認不得來路。在森林中無可奈何了。香兒傷心得哭起來。咧。賢兒起初倒很有精神。說道。香兒。你別膽小。有我在此。可以尋回去的。

他雖這麼說。到底忍不住。後來也擔心起來了。歇了一下。二人揩揩眼淚。只是哭泣。不料橫在落葉上。就此睡着咧。

樹木果然深蔚。這時老人心坎裏方纔起了一線希望。以爲這許多樹木中必定尋得出些樟樹來了。當下鼓勇來到山麓。定睛把樹木

大的喚做大妹。生成一付醜麻臉。十分難看。小的喚做二妹。却長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標緻得很。姊妹倆都上了及笄的年紀。什麼女紅針黹。一些多不懂。家裏吃的穿的。全讓他老父一個人慘淡供給。所以老人越發負擔不起。有一天。老人眼看家裏剩下的糧食已呈朝不及夕之勢。便打算深入荒山。尋採樟油。吃過早飯。隨帶一柄尖利的小刀。和一只滿貯乾糒的小包袱。腰間掛上一個羊皮囊。專爲盛貯樟油之用。一路邁步直走。來到一座高山。近前瞭望。却是童兀不毛。沒生長什麼樹木的。只得折將下來。繞過高坡。直到一條小浦旁邊。那時候日已近午。老人覺得有些飢餓。便從包袱內取出乾糒。就浦掬水。吃喝一頓。然後重復上道。再走上十餘里。眼見一座高山。

三 胡 桃

人醒來一看。近旁有一處略爲高一點的地方。太陽從樹葉間正射將過來。

一想那邊一定暖些。或者還瞧得見房屋罷。過去一看。除了樹木與天空外。什麼也看不見。心裏好不着急啊。應當怎麼辦呢。向四面環視一周。見有胡桃落下來。便拾起來吃了。

徘徊着一下。遇到一個女卜者。女卜者拿三個胡桃給他

蛇 鄭 哥

四

一看。誰知都是些雜樹。樟樹却並沒一株。再仰望那山上時。一叢叢枝葉紛披。和山麓所見的一般。沒有樟樹。老人這一失望。真是非同小可。但他還信不過自己的眼睛。疑是看錯了模樣。仍舊邁步上山。一株一株的細細端詳。直到將近山巔。他方信自己的老眼看得不錯。他想今天費了大半天的工夫。走了幾十里的路程。徒撲一個空兒。今晚回家。豈不同兩個女兒。活活餓死麼。倒不如拚了這一條老命。不要直上絕頂。走一遭罷。他主意已定。拿心一橫。便也不怕什麼危險。勇往直前。話有湊巧。老人剛走了一里多路。轉過山凹。遠遠地看見兩個山洞。一個洞口隱隱藏有房屋。像是一所人居。另一洞口。正是排列着幾百株大可合抱的樟樹。這時老人一見。歡喜得淌下眼淚來。隨又感謝過蒼天。然後手掣小刀。向樹上動手。看官們。你道這處樟油。就這樣容易的給老人採了去嗎。不然不然。老人正在洋

們看。說道。這叫做「希望的胡桃」。裏頭有世上最好的東西藏着他二人看了。覺得這女人有些可怕。但是細看時倒也似乎很親切。賢兒頓時高興了。問道。這胡桃可以給我們麼。於是這女卜者。笑嘻嘻的把三個胡桃一起給他們二人了。

二人很珍奇的對胡桃看着。賢兒想了一想。又問道。這胡桃中有馬車麼。伊答道。有的。

洋得意。冷不防那邊山洞裏。驀地趕出一個美貌少年。高聲喝道。怎



樣呀。這處樟樹。就是你可以隨意採取的麼。難道不知這是。我蛇郎哥。

三 胡 桃

有的。有光彩燦爛的黃金馬車。還有兩匹馬。香兒在旁邊一聽。說道。當真麼。那麼給我罷。賢兒就把胡桃給伊。女卜者還替伊用手巾包好。

賢兒又問這第二個胡桃中。有些什麼。女卜者答道。其中有極上等的肩巾十條。此外。有美麗的衣服帽子和襪等物。愛穿戴的香兒一聽。伊又要了。說道。這我也要的。賢兒並不可惜。也給了伊。再問第

蛇 郎 哥 六

哥一人所有的產業麼。快些給我滾開才是。

看官們。要知道這少年是誰。原來便是這山洞裏的一條大蟒蛇。撫養大的。這蛇在三百年前。因爲受了這孩子祖宗的恩德。十年前那孩子迷途在樹林裏。這蛇便把他救了。施展神通。在那邊沒有樹木的洞裏。起蓋一座華屋。什麼人類日用的傢伙。以及金銀珠寶衣飾等。等。俱被他弄得全備。更替孩子起名喚作蛇郎哥。華衣火食。逍遙山中。到現在居然是個翩翩公子了。當下他望見老人要去砍那洞口的樟樹。便從屋子裏趕將出來。厲聲喝住。老人冷不提防。頓吃一驚。抬頭看時。却是一個美貌少年。怒目圓睜的罵着。不禁怔了一怔。心中打量道。好了好了。這些樟樹原來却是有主的呀。家裏眼看要柴乾米盡。現在夕照啞山。叫我再向那裏將些樟油來換柴換米呢。心裏這樣想。眼裏不禁早掉下淚來。哽咽着說道。我是採樟油爲生。

三個胡桃內有些什麼

這第三個胡桃。比前二個黑而小。女卜者對賢兒臉上看著。答道。其中是你極有用的東西。究竟何物。伊也不說。於是三個胡桃。香兒拿了兩個。賢兒拿了一個。二人自然大喜。女卜者送他們出林。途中遇到了一個賢兒。向來熟識的樵夫。因此可以安然回家。

的人可憐。我從清早弄到這個時候。剛剛遇見此處樟樹。今晚家裏便沒有米了。且放情讓我採了些歸去養家罷。蛇郎哥眨了老人一眼道。你難道沒有兒子麼。你今年多大年紀了。老人又哭着說道。可憐我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年人。沒有兒子賺錢。膝下祇有兩個女兒。雖則年紀不小。只是沒有出息。不能做活。一家三口的衣食。只看在我一人身上。你這裏種下了這許多樟樹。讓我採了些拯救我一家三口。於你也無大損害咧。蛇郎哥聽見他這樣說。沉吟了半晌。微笑說道。你剛才不是說有兩個女兒麼。親事可定了沒有。老人收淚答道。兩個全都未定。蛇郎哥喜道。有了有了。既是這樣。我可想出一個兩全的法子來。像你老人家這大年紀。度日維艱。着實可憐得很。不如將你一個女兒配給我做妻子。所有你家日常用度。都可以由我擔任供給。怕不比你這樣長天跋涉。活艱難。好得多麼。老人聽他

三 胡 桃

時。裏頭像是黑土或烟灰等物。一點不見肉與核。也沒有女卜者所說的好東西。他暗道是啊。我早想到的胡桃之中。那裏會有什麼好東西。就是香兒的胡桃中。怎麼會有衣服馬車呢。我不信。

又過了好幾個新年。賢兒與香兒年紀都長大了一有年。香兒要到京城裏一個富者所開的旅館中去。幫他們做事了。賢兒暗想道。唉。香兒此言之有理。並且看他衣服華美。態度翩翩。真是個有財有貌的乘龍快婿。求之尚恐不得。何況他自己開口過來呢。主意已定。當下便應允了他的要求。蛇郎哥也歡喜得什麼似的。便問老人吃過了午飯沒有。老人自從浦邊吃了乾糧後。重又跋涉勞頓了一會。此刻也覺得有些飢餓。便老老實實地告訴他。蛇郎哥便走進屋子裏。取出一大堆乾點給老人吃。老人吃了一頓飽。剛要告辭。蛇郎哥却又取出一包白米和好幾錠銀子送給老人道。這些就作爲我的小意思罷。因爲恐怕你老人家沒有多大力量。所以不會多拿。橫豎從此你老人家總沒有往來跋涉採取樟油的分兒了。不過既承你一言爲定。就請你後天將女兒送過來給我。務請你回家後不要忘記了。罷。老人也就一疊連聲的答應下了。隨和蛇郎哥告了別。匆匆下山。在老人得了銀子和白米。已是滿心歡喜。何況更加上這麼一個的佳婿。

刻到了富家去。將來必定做他們那裏的媳婦了。賢兒心中大爲悲傷。到動身之時。香兒特地趕到賢兒處去辭行。很樂的談談舊話。伊還提起從前賢兒給伊的草鞋和胡桃。應當好好藏着。二人很傷悲的分別後。香兒也就動身了。

所以走進家門。由不得滿面笑容。愉快得什麼似的。他兩個女兒。從來沒看見過他老子這付面孔。當下倒怔了一怔。連忙上前問故。老人笑迷迷說道。我今天原打算出去採取樟油。誰知却碰着一個福星來了。這麼一來。別說是爲父的喜歡。便是你們聽見了。也要歡喜到十二分咧。二女聞言。只是莫名其妙。四隻眼睛。滴溜溜都釘在他老父手中的包袱上。於是老人索性把包子打開。將銀子白米給他女兒瞧了瞧。然後僂身坐在櫈上。一五一十的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真把兩個女兒說得又是歡喜。又是奇怪。老人隨又開口問道。我旣已應允了那蛇郎哥。後天總得把一個女兒送去給他。不知你們姊妹倆中間。誰是願意嫁給他的。大妹想了一想。搖頭說道。我看深山荒洞裏。那得有這樣富足的人家。漂亮的少年。這人不是強盜。定許多衣服。這一年過了年。在是鬼怪。我不願意嫁給他。老人見大妹不答應。心裏有些着急。便轉

三 胡 桃

蛇 郎 哥

一〇

新年裏。香兒有事到鄰村順便來訪賢兒。附近的人見二人從小這麼要好。現在態度還不變。以爲二人將來能成爲夫婦。倒是很好的事。大家暗暗議論着。不料果然成了事實。這一次香兒回來。二人就互相約定了。不過在這二三年內。還是只好仍舊在京城內的富家。此刻暫時分別。

香兒又去咧。

第二年。香兒來一封信說旅

向二妹問道。你意思怎樣呢。在老人原以爲二妹比大妹俊俏得許多。那肯輕身冒險。大妹既然不答應。問到他已是十停有九停絕望了。誰知二妹沉吟片刻。却紅暈了臉回答道。我的意思和姊姊所想的相同。不過我想做一個女兒。橫豎總是要出嫁的。倒不如就嫁給他罷。我一身幸不幸。只可聽之天命。至於爹爹總得過手些銀錢。可以和姊姊在家安閑過活。也免得爹爹長年跋涉辛勞哩。我們做女兒的。受爹爹勤劬鞠育到這麼大年紀。絲毫沒有出息。如今難得有此機會。可以替爹爹效力。我難道都做不到麼。有此一層。我自己一生幸福。便是完全犧牲了。也是情甘意願的啊。老人想不到二妹竟有這樣心思。一時又是折慰。又是悲慘。直要淌下眼淚來。話休煩絮。且說到了第三天清早。老人吃過早飯。就近雇了一頂轎子。和一匹白馬。二妹打扮停當。坐上轎子。兩名轎夫抬着。老人自己便騎下白

館的主人要我嫁給他兒子。怎麼辦呢？賢兒大驚一想，香兒倒也奇了。我與伊已這麼約定過，伊也何用向我商量呢？立刻拒絕好了啊！這那裏可以不拒絕呢？賢兒非常生氣，想了好久便寫回信，但是這回信修改了足有十幾次啊。

香兒你的信我看過了，你要與我商量麼？還是隨便

你心裏怎麼辦罷？我本來

三 胡 桃

蛇 鄭 哥

一一

馬在轎後跟着指路，送二妹到蛇郎哥那邊去。直到日將近午，方抵洞口。原來蛇郎哥早穿着一身錦繡，坐在洞口大石上等候多時了。當下二妹下了轎子，由老人帶着，跟隨蛇郎哥走進屋子裏，粗粗成禮。蛇郎哥備下筵席，和老人、轎夫等洗塵。二妹便由蛇郎哥雇下的一個老婆子帶進後頭去安身。二妹看見夫婿果然長得不錯，又見屋子裏陳設得整整齊齊，華麗中却帶着清雅，也不相信是什麼強盜鬼怪了。心坎中好不安慰。蛇郎哥自然也覺得滿心歡喜。酒席中間，越發吃喝得起勁。直到紅日西斜，老人方纔起身告辭。蛇郎哥也不挽留，只從後面抬出一大箱銀子和兩盒參藥遞給老人，着轎夫抬將回去。老人仍舊騎着白馬，別了蛇郎哥和二妹，加鞭跟在轎後，上道歸家。

二妹自從嫁給蛇郎哥之後，夫妻很能和順相得，而老人得了快婿。

璽 胡 桃

是個沒有錢的窮人。那邊
又是富家。這麼一來。你就
可以有幸福的生活了。請
你不用掛念我。只管爲着
自己的幸福幹去。我的事
情。不用你擔心。上帝或者
有一日會來安慰我。這不
幸人吧。再會。

寶兒。

寶兒把這信寄去之後。香兒

的消息就此斷絕。這一年冬
天。伊居然做了那富家的媳
婦了。從此以後。寶兒鬱鬱不

蛇 鄭 哥

一一

的資助。居然小康也犯不着再理舊業。不幾時。大妹也嫁給本莊一個古董商爲妻。可是壻家窮苦異常。倒要仰給老父的幫貼。大妹自然有些怨歎。再過數月。他丈夫又犯着一病死了。只剩他一個人形單影隻。寂寞不堪。重又歸來和老父同住。以自己的身世。與二妹比較起來。相差天壤。便追悔到自己從前失却機會。實是可惜。事到如今。却又怨得誰來呢。

有一天。正是二妹嫁後的一年了。二妹請了蛇郎哥。說許久不見着爹爹和姊姊了。自己要回去走一遭。蛇郎哥倒也應允。不過吩咐他二三日便要回來。好使他心裏安慰。二妹答應了一聲。是打扮停當。帶了些金銀參餅。命那老婆子引路。首途歸甯。一路上倒也無恙。平安安地走抵家門。見過了老父阿姊。不免自傷心起來。只有大妹眼見他妹子滿身穿的華衣。戴的美飾。好似天仙一般。自己相形見

樂。又想着自己的胡桃和香兒的胡桃。嘆道。希望的胡桃却並不是說謊。不過香兒果然做了有馬車和美衣等的主人了。我不知怎麼樣啊。

又過了二三年。僅僅這二三年。在賢兒是真像千百年那麼長久。好不容易耐着。其時旅館中的小主人。父母已經去世。許多財產盡入新夫婦之手。希望的胡桃之預言實在不錯。香兒可以自由使用那

紺。便因羨生妒。因妒生恨起來。他以為這頭親事。父親原是先來問我。我一時答應不來。却給他這個小丫頭佔了去。如今多麼榮華。多麼舒服。我沒有了丈夫。又貧窮。又困苦。何等可憐。溯其原因。直是他這個丫頭坑害了我。他如今不是我的妹子。簡直是奪我丈夫。剝我幸福的仇人啊。如此深仇。怎叫我大妹不想報復。他當下一個人胡思亂想。却給他想出一條毒計來。於是他便假裝作毫不介意的樣子。與二妹相親相近起來。偷偷的把他丈夫的名字年貌。以及洞裏情形。路徑遠近。沒一件不向他查問得明明白白。牢記在心。

父女姊妹相處了好幾天。二妹別了老人。要想回去。大妹也請了老人說要伴二妹走一程。老人應允了。他便向他妹子要了一套衣飾。穿戴停當。携手出門。走不多遠。大妹就對他妹子說道。日來我聽見人言。說我們村莊東頭那口古井裏。長了一條龍哩。你我何不走往

三 胡 桃

馬車和美衣了。不料不滿三年。這一對夫婦奢華達了極點。把所有的家產一齊蕩盡。成了兩個乞丐了。

後來經過了幾年。在春天某日。賢兄拿着鋤在田裏做事。忽然覺得鋤頭觸到了什麼。有噏一聲。他一想。什麼啊。掘出來看時。是古代武人用的金製臂鎧。他就拿到村中和尙處去給他看。與他商量怎麼辦。和尚就說。這是極貴

蛇 鄭 哥

一看。擴擴眼界呢。二妹信以爲真。姊妹二人便來至那古井旁邊。



妹正俯首下瞰。不提防被他姊姊兩脚一提。早就咕咚一聲跌入井。

重的東西啊。因此他急急到
警署中去報告了。

警官一看這件東西便贊他
道。被你得了寶物了。賢兒就
想起以前的胡桃來。暗道那
是女卜者的話。實在不錯。警
署中忙把此事通知了京城
中的博物館。後來京城中就
有賢兒邀去賞讚了他。再給
他臂鎧的酬勞二千元。

賢兒得了意外的巨款。非常
歡喜。於是在城中游玩一回。

中去了。大妹又急急的抱起一塊大石頭。蓋將下去。他的用意以爲
一可使二妹立時致命。二可免尸體上浮。不至被人破案。這便是我
們福建「落井添石」的一句俗諺所由來咧。唉。

大妹看見他妹子死了。也不回家。就急急跑到他妹子那山洞裏。推
開柴扉。直至內房。看見一個美貌少年躺在床上睡着。知道是蛇郎
哥。便用力將他推醒。裝腔做調的喊道。郎君呀。你還在這裏酣睡麼。
痛殺了我呀。蛇郎哥由睡夢中驚醒。張目一看。見是個醜婦人。忙喝
道。你是誰。大妹道。我就是你的妻子二妹。蛇郎哥看他身上穿戴的
衣飾。確是二妹的物。疑心稍減。又瞧了大妹的腳。問道。怎樣。你腳變
做這樣長。大妹道。因爲走了山嶺沙坡。腳部腫痛。所以解放長了。蛇
郎哥又看他的臉道。你怎樣變成麻臉了。大妹道。因爲失足由山上跌
下。面部給大沙印上。所以變成麻臉了。蛇郎哥究竟是個久居荒山。

然後打算回去了。有一天夜裏。他走到火車站去時。不知怎麼一來。走錯了路。到了一處冷落的地方了。要問路時。也不見有人走過。正在爲難之際。忽然遇見一個女孩子。便向伊問路了。於是女孩子暫時對賈兒臉上看了一下。不知想着什麼。突然放聲大哭了。

賈兒很驚問伊原由時。女孩子的話。也不明白。沒有別法。

腦筋簡單的人。所以居然給大妹瞞過。毫不知覺。仍爲夫婦如初。話說二妹死在井裏。冥冥之中。陰魂不散。思來想去。無計可以報仇。不得已變成一頭翠鳥。盤翔天空。回首故家。見他的姊姊正在粧臺梳洗。他的丈夫還睡在床上。不禁一陣心悲憤恨交迸。便飛將下來。棲在檻上。高聲叫道。『蛇郎哥。蛇郎哥。蛇郎雙目給糞糊。大娘看做奴奴在古井滂滂浮。』蛇郎哥給他叫醒。可是聽來聽去。也不解得他叫的什麼。那翠鳥又叫道。『拿我角梳梳狗頭。對我鏡照狗臉。抹我胭脂口唇爛。臥我牀榻變腐屍。』大妹究竟是個做賊心虛的人。細細的將這歌曲味了一會。覺得全道着自己的隱事。怒火一起。順手將角梳打了過去。呀的一聲。翠鳥早給他打死了。大妹就把死鳥檢起。剝下毛羽。放在鍋子裏頭燒煮起來。可是他還不疑到是二妹的化身。迨煮好了。捧出來與蛇郎哥同吃。蛇郎哥把箸夾了一塊。往

只得二人一同走着。走過一盞街燈下面。對女孩子臉上一看。賢兒更驚。只因女孩子的臉完全像香兒啊。

於是跟着伊到伊家中看時。只見火氣也沒有一點。很黑的室內。有人呻吟着。點了火柴一看。女孩子的母親乃是從小要好的香兒。賢兒一想到達了。嫁往富家去的香兒。却很憤恨。不過年月隔了長久。已經忘掉咧。不料今天

嘴裏送說道。好味道的肉。大妹也夾了一塊往嘴送。用力一咬。誰知却是一塊大骨頭。直刺得滿口鮮血。好不晦氣。大妹一賭氣便吃了。順手將他倒往檻外去。到了第二天。那倒肉的所在便長了一株樟樹。新芽怒發。不到三月。已經齊簷覆瓦。枝幹槎枒了。若是蛇郎哥走從樹邊過。都不怎樣。大妹一有出入。便將他衣衫扯得粉裂。或是刺得他鮮血直流。因此大妹恨這樟樹刺骨。一頓斧把他砍倒下來。就將這木料製成一張櫈子。說也奇怪。這櫈子蛇郎哥坐上。就安然無恙。若是大妹坐着。不是被他弄得跌了一交。便給他夾住腿肉不放。並且櫈上還生出一種細聲道。『嘎嘎嘎。大妹的腿我要夾。』大妹到此方纔悟到是他妹子的冤魂來和他作對。一時怒起。索性把櫈子往籠裏一送。立時烈焰飛騰。化成灰燼。

這天晚上。大妹一個人正自在屋子裏納悶。老婆子看看天色已晚。

三 胡 桃

蛇 郎 哥

一八

無意中會遇到這變成乞丐
並且患着大病的香兒的。
香兒微微的聲音說道。我
想到留着這可憐的孩子而
死實在傷心。不知這女孩子
的前途怎麼樣啊。賢兒再擦
一根火柴。恰巧桌上有燭台。
便點了火。室內居然光明了。
看看這女孩子的狀態。實在
與香兒幼時無異。一想這可
憐的女孩。由我來擔任着。
照料伊罷。臨死的病人雖疑

打算進去廚房裏做飯。剛至竈旁。驀地看見竈灰中間。有一塊大肉包。這時肚子正覺得有些飢餓。看那包子又不大臃腫。連忙偷出來。向嘴邊送去。誰知剛咬了一口。忽聽見包子裏哎喲一聲。老婆子這一吃驚。非同小可。失手將包子落掉。也不知往那裏去了。老婆子只得一面心裏納悶。一面生火做飯。

夜近三更。月明如晝。蛇郎哥醉酒歸家。剛進房門。忽然看見由廚房裏闖進一個婦人。手擎利斧。趕至大妹床邊。手起斧落。大妹早已身首異處。腥血直流了。蛇郎哥一見心慌。連忙趕上前。把那婦人擒下。就燈光一看。却好像是前日二妹的樣子。更瞧他眉目姣好。膚色白皙。真是前日的二妹。唯有脣邊缺去一角。不禁心下大動。哽咽着問道。你是誰。不是真的二妹麼。那二妹冤魂就號啕大哭起來。訴說道。冤家啊。我是真的二妹啊。自從那日別你歸甯。不想阿姊心毒。暗懷

視着賢兒的臉上。但是默默不語。伊曉得旁邊的男子是賢兒麼。

歇了一下。香兒就此死了。後來賢兒把這女孩子帶去好好扶育伊。他雖得了不少金錢。並不奢華。很幸福的度日着。

△顛倒有趣之童謠

易安齋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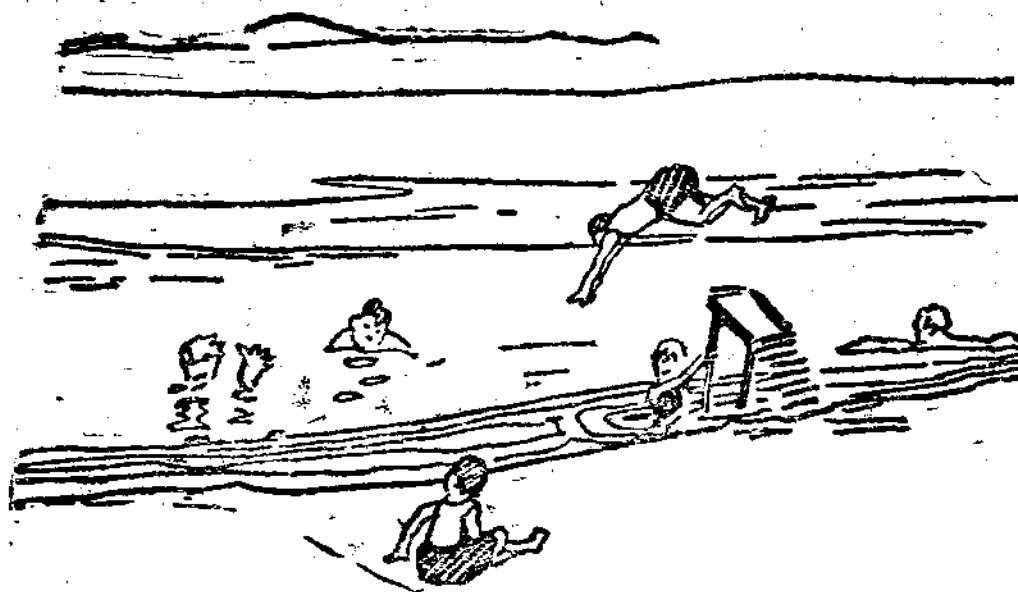
東西街南北走。十字街上人咬狗。拿起狗來砸磚頭。磚頭咬了狗的手。

歹意將我推入那村莊東頭的古井裏。滅跡沉屍。他却假充着我。來這裏騙你。我的冤魂不散。便也跟蹤前來。一次變頭翠鳥。給他煮熟了。二次變株樟樹。又給他砍下做樺子。隨又丟入竈裏燒了。我看他依舊心毒手辣。天良不現。只得立意殺他。三次我又變塊肉包子在竈裏。原想半夜出來。誰知却給老婆子偷去咬了一口。所以變成缺嘴了。如今特地在你面前。把我姊姊殺死。也使你心頭明白些罷。唉。冤家啊。如今我心頭之恨已消。與你夫妻的恩情自斷。如蒙賜愛。請把我屍骸撈起。改葬停當。那就感恩不淺了。蛇郎哥剛要再問時。二妹已不知去向。可憐蛇郎哥聽了二妹冤魂訴說之後。方纔明白往事。如夢初醒。禁不住的痛哭了一場。到第二天清早。就跑到岳家來。也不知老人往那裏去了。只得自己去叫了山佃棺匠。從古井裏將二妹屍體設法撈起。棺殮停當。移葬在自己洞邊。入壙之時。蛇郎哥慟哭得死去活來。淚盡繼之以血。然後悽愴入山而去。竟不知所終。

兒童教育新山歌

蘇白

朱楓隱



我唱山歌是外行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白相相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一要緊戒說謊要俚弗哭說道有隻老虎來吃剩仔飯碗說道要雷響格種騙人說話小囡聽慣仔大起來自然弗知弗覺也（匣）會來造謊所以要想小囡弗會把謊說全靠爺娘先做好榜樣

我唱山歌弗瞎說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囁囁舌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二要緊戒貪吃小囡毛病多從食上（朗）起吃傷仔脾胃無藥吃一天三頓有定時雜食點心要少吃倘然寶寶囡囡多吃一點算歡喜格種歡喜實在害得俚係說弗出

我唱山歌弗綽趣。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小有趣。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三要緊戒。自是
碰痛仔額角怪檯子跌仔筋斗怪地皮。格種弗怪自己只怪別人說話聽慣仔將來自然而然。
養成一種壞脾氣樣樣事體自家以爲大好老弄到後來勢必嘸撥一人理。

我唱山歌免厭氣。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燥燥脾教育兒童法子多化第四戒貪小便宜。
糖擔土（朗）向背仔換糖。老老搶塊糖來嘴裏送別人家。小囡脫落仔物事拾起來塞拉袋袋。
裏爺娘看見弗管教倒說寶寶乖來些。格種小小便宜貪慣仔大起來必要變得偷東又摸西。
我唱山歌蠻正經。且先唱隻兒童教育撥拉諸公聽教育兒童法子多化第五要緊戒罵人。
野蠻言（閒）話弗可來出口打罵丫頭娘姨也（匣）是弗該應世界上（朗）有種爺娘聽見小。
囡會得罵人以爲好白相弗曉得到仔陌生人耳朵管裏實在覺着真難聽所以有家教人家。
管小囡從弗許哩嘴裏弗干又弗淨。

我唱山歌弗吃力。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活血教育兒童法子多化第六要緊重整潔。
衣裳鞋襪着得角棱棱（整齊也）書本書包疊拉墨蹟紙墨筆硯擺得齊齊整房間裏。

兒童教育新山歌





兒童教育新山歌

三

向。嚙。撥。一。點。蓬。塵。屑。總。要。使。得。眼。睛。門。前。干。淨。拉。整。齊。自。然。能。穀。養。成。高。尚。純。潔。好。人。格。
我。唱。山。歌。蠻。快。樂。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當。小。曲。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七。要。緊。講。儉。樸。
只。重。衣。衫。不。重。人。真。正。是。個。壞。風。俗。布。素。衣。裳。但。須。汎。(大)。得。干。淨。不。必。着。得。花。花。又。綠。綠。
倘。然。外。頭。像。個。繡。花。枕。頭。肚。裏。一。包。草。徒。然。要。惹。有。識。見。人。來。批。駁。

我。唱。山。歌。蠻。好。聽。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開。開。心。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八。要。緊。戒。殘。忍。
捉。牢。子。蜻。蜓。捏。脫。頭。拍。着。仔。蝴蝶。傷。俚。命。格。種。殘。忍。行。爲。做。慣。仔。大。起。來。必。定。養。成。強。橫。霸。道。
凶。性。情。所。以。要。想。小。团。改。去。殘。忍。性。質。變。仁。愛。全。靠。爺。娘。時。時。刻。刻。來。當。心。

我。唱。山。歌。花。樣。多。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當。功。課。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九。要。緊。學。吃。苦。
若。然。要。做。人。上。人。總。要。能。吃。苦。中。苦。小。格。時。節。穿。格。吃。格。弗。可。太。講。究。揩。檯。掃。地。格。種。小。吃。力。
事。體。也。(匣)要。學。做。做。少。爺。小。姐。脾。氣。弗。可。放。出。來。大。起。來。登。拉。社。會。上。(朗)向。做。事。自。然。能。
毅。耐。勞。吃。苦。

我。唱。山。歌。括。括。叫。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引。人。來。笑。笑。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十。要。緊。學。禮。貌。

看見長輩要鞠躬看見平輩要脫帽對答長輩言（閒）話響朗朗客人門前不可縱來跳種種接人待物規矩從小學慣仔大起來看見仔人自然弗致躲躲閃閃搭人拌（藏也）野貓

我唱山歌唱弗歇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騙酒吃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十一要緊重公德公共場化器用弗可來毀壞公園裏向花木弗可亂攀折會場裏向要曉得守秩序官河官街弗可拿格磚頭石片亂拋擲小格時節能把公德守大起來自然弗致擾亂公安惹人說我唱山歌弗思索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破寂寞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十二要緊學儲蓄從來聚沙可成塔千金之裘弗是一狐貉小格時節省些零用銅鈿存拉郵便儲金箱利上加利年積月累也（匣）可成功大數目倘然格種儲蓄思想養成仔大起來銀錢面上（朗）自然而然弗會浪費咁揮霍

我唱山歌起勁來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消消閑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十三要緊戒依賴有所說格好女弗穿嫁時衣好男弗吃分家飯千金家當坐吃山要空要吃要着總要自家賺所以教育兒童總要絕斷俚格依賴父母心學成功仔自立本事就是喺撥家當傳俚也





兒童教育新山歌

五

(匣) 弗礙。

我唱山歌有着落。且先唱隻兒童教育得來代木鐸。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十四要緊戒輕薄。見人有做(富也)弗可來。眼熱見人貧窮弗可生厭惡。看見仔瞎子聾聾壞脚壞手弗可來嘲笑。曉得人家出身低微弗可當面來數駁。總要曉得輕嘴薄舌徒然喪陰驚穢重忠厚自然有後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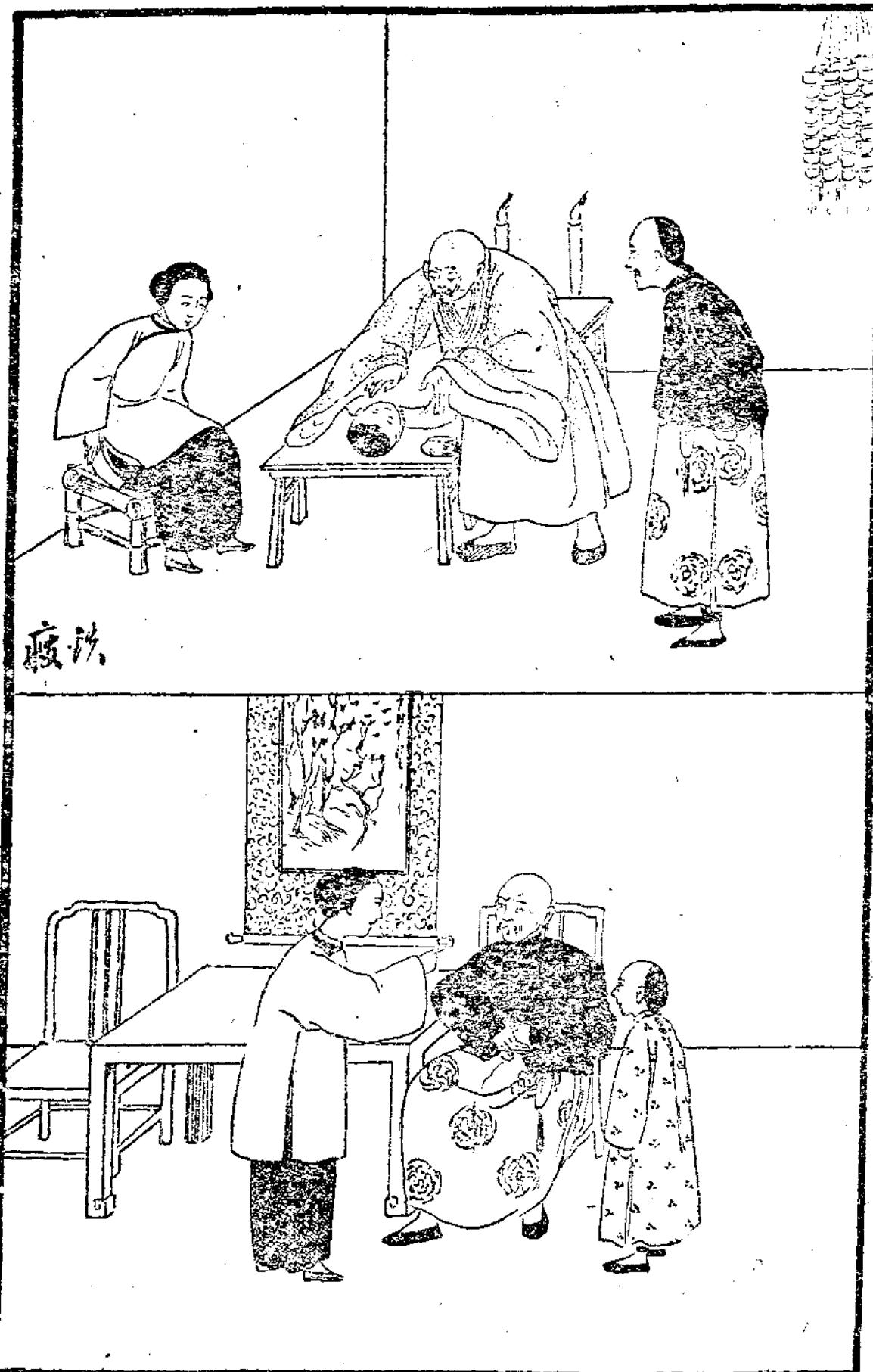
我唱山歌將結束。且再唱隻兒童教育得來當祝福。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十五要緊是勤學。方今世界文明各國人都讀書。野蠻部落爲奴爲隸吃苦拉勿學。所以小囡篤男男女女皆當入學堂。將來學成仔本事自己受用真快樂。倘然小格時節勿捨得。俾吃苦儘俾來荒蕩等到老大無成定要怪怨爺娘害俾篤。

我唱山歌快完結。且再唱隻兒童教育得來做收煞教育兒童法子多多化。第十六要緊是愛國。兒童年紀雖然小。國家興亡也(匣)有責。抵制劣貨要到底。弗可撥拉外國人取笑。五分鐘格熟度熱小格時候。倘然有仔愛國心大起來。自然能夠轟轟烈烈做番驚天動地大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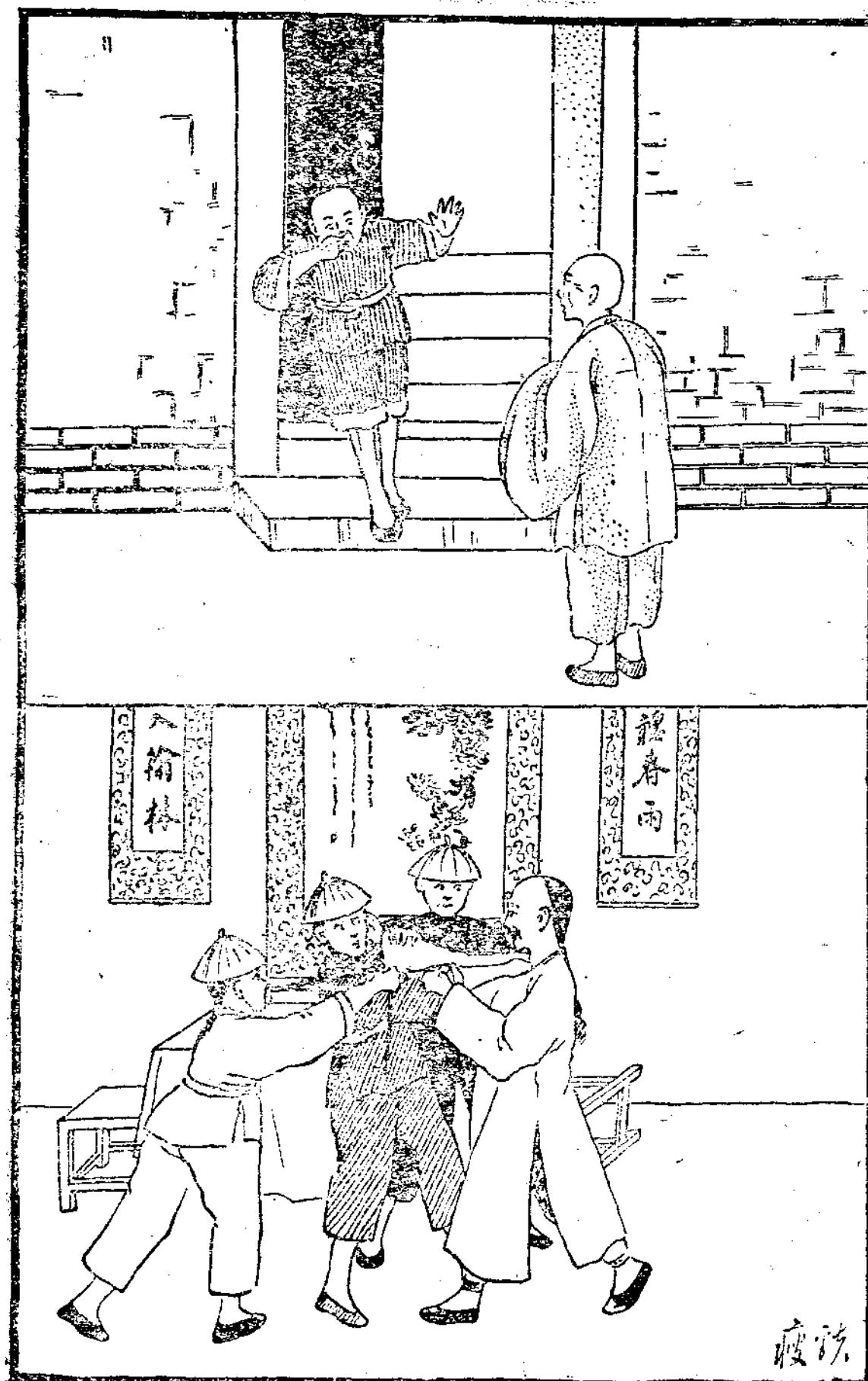
第二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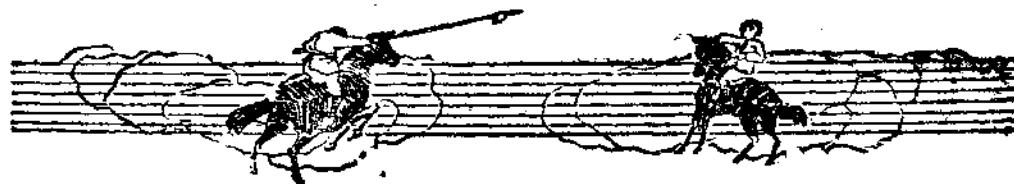
化子公和尙顯神通

廢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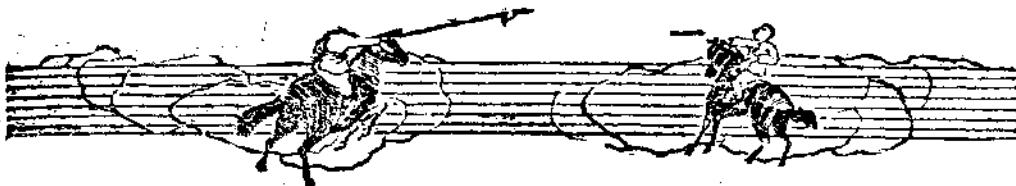


第二十回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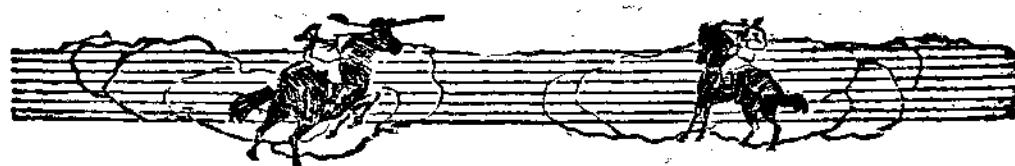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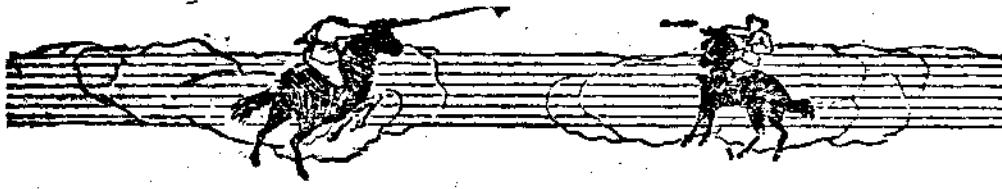
姑。又。已。年。紀。老。了。怕。不。又。要。動。手。打。起。來。隨。嚙。着。一。口。凝。痰。對。準。老。尼。
姑。的。臉。下。死。勁。的。啐。去。打。算。啐。了。這。一。口。痰。再。忿。罵。他。一。頓。好。罵。得。老。
尼。姑。走。離。這。裏。誰。知。啐。出。口。的。凝。痰。還。不。會。噴。到。老。尼。姑。臉。上。老。尼。姑。
已。回。啐。一。口。也。啐。出。一。團。凝。痰。來。恰。巧。碰。在。來。順。的。凝。痰。上。一。碰。就。激。
了。轉。來。不。偏。不。倚。的。正。打。在。來。順。的。鼻。梁。上。比。受。了。一。石。子。還。要。痛。得。
厲。害。呀。哎。一。聲。倒。退。了。幾。步。幾。乎。栽。倒。在。地。若。是。換。一。個。心。裏。機。警。
些。兒。的。人。上。次。受。了。和。尙。的。創。這。回。就。不。應。再。輕。量。方。外。人。並。且。自。己。
啐。出。去。的。凝。痰。在。半。途。中。被。尼。姑。也。用。凝。痰。啐。轉。回。來。打。在。鼻。梁。上。有。
這。們。疼。痛。這。尼。姑。不。待。說。必。是。個。有。本。領。的。人。自。己。冒。昧。受。了。這。一。下。
也。應。該。悟。到。是。不。好。惹。的。了。但。是。來。順。生。成。是。一。个。笨。拙。没。有。心。眼。的。
人。鼻。梁。上。這。一。下。不。但。沒。有。把。他。打。明。白。反。打。得。他。的。無。名。業。火。直。高。



三丈登時揉了揉鼻子。把兩袖一捋握着兩個拳頭翻車也似的朝尼姑打去。他存心欺尼姑。年老料想打得過。叵耐尼姑祇是背朝着裏面退讓。并不回手來順越覺得鼻梁痛。越一步緊一步的追打。老尼姑退了好幾步已退到了廳上口裏就大喊救命。朱繼訓正坐在內室勸慰。朱夫人忽聽得外面大喊救命。嚇了一跳。連忙跑出來見來順發了狂。一般的追趕着。一個尼姑打卽大聲喝住。順見朱繼訓出來才嚇得不敢追打了。停了手跑到朱繼訓跟前。氣喘氣促的指着自己的鼻梁訴道。這妖尼把小的鼻梁打傷了。小的一下也沒打着他。他倒喊起救命來。得求老爺作主。把他綑起來給小的毒打一頓。小的才得出氣。朱繼訓看來順的鼻梁紅腫了。再看老尼姑的鬢髮全白。龍鍾不堪的模樣。不像是能打人的。而且臉色非常慈祥和善。更不像是會動手打人。



的朱繼訓知道來順素來喜和人打架。遂開口罵道：休得胡說！你這東西動輒向人無禮。你不動手打人人家就無緣無故的打傷你的鼻梁。嗎來順再想申訴奈鼻梁腫得連臉都和瓜瓢一樣。一霎時兩眼腫沒了縫。開口就滿頭滿臉牽扯得痛不可當。老尼姑聽得朱繼訓責罵來順的話便走過來向朱繼訓合掌行禮。朱繼訓一面拱手還禮一面端詳這老尼姑。眇了一隻左眼。右眼却分外的光明。身量雖極矮小。立在廳堂之上。彷如奇松古木。另有一種瀟洒出塵的風度。不由得從心坎中生出敬仰之念。當卽叱退來順。讓老尼姑就廳堂坐下。開口問道：師傅法諱甚麼？寶刹在那裏？老尼姑道：貧僧受人之託。特來救施主的性命。此時大禍已在眉睫。沒有閑談。姓名住址的工夫。請施主快隨貧僧逃走。再遲一步就有回天的本領也來不及了。說着便立起身來。不



住的。回頭用那一隻有光的眼。向門外張看。好像怕有人追來似的。朱繼訓是個最有胆量。臨事不苟的人。平白無故的怎肯聽了一個素昧平生人的话。就倉皇出走呢。當下仍是神閑氣靜的笑道。鄙人家居力貧食苦。無端有何大禍逃避得了。禍必不大師傅但請安坐。鄙人爲此間土着。卽果有意外之禍。亦不患不得昭白老尼姑。神色很露出驚慌。又一連向外張看了幾眼。對朱繼訓長歎一聲。道天數果難逃。不然貧僧在路上也不至有那些耽擱了。既是施主安命貧僧救夫人小姐。去罷。說罷便向內室走去。朱繼訓見老尼姑這般舉動。疑心是個失心瘋的尼姑。忍不住起身來喝道。內室不能去邊喝邊待上前去拉猛聽得背後一陣脚步的聲音。回頭一看。祇嚇得魂飛天外。原來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潮州府的衙役。蜂擁一般的進來了。十多個一個個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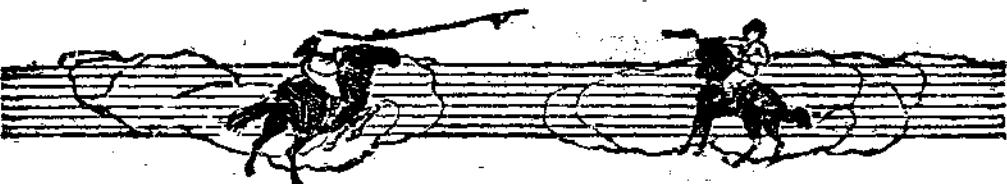


拿着刀叉橫眉怒目的如臨大敵。朱繼訓明知不妙，然到了這時分祇得勉強鎮定着，回身大聲問道：「諸位來寒舍有何貴幹？衆衛役且不答。」白抖出鐵練來，七手八腳的將朱繼訓鎖上來，順跑出來看，也鎖上了。有幾個衛役往內室跑，見中門關着，就舉起刀背在門上就砍，口中亂喊：「開門！喊了一會裏面沒有動靜。衆衛役從門縫裏向裏面罵道：「關着門就可以了事嗎？」捉拿朱繼訓的衛役向那些打門的衛役喊道：「怎不劈門進去？還有甚麼道理可講呢？」謀反叛逆的案子豈同小可？朱繼訓一聽這話，心裏就是一驚，祇怕自己身無縛雞之力，不能將一千衛役打倒，又悔沒聽得老尼姑的話，趁早逃走。知道自己此時已沒有逃走的希望，覺得自己兒子被那不知名姓的和尚化去做徒弟，不至一同遭難，將來或者還能繼續自己的志願，心裏祇着急關在內室的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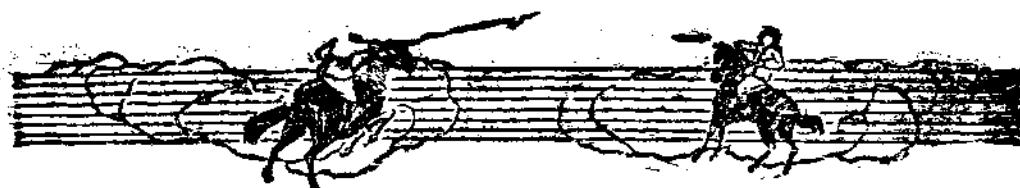
小姐不知能否聽信老尼姑的話。作速逃生。朱繼訓心裏這般想着。兩眼望着那些劈中門的衛役。祇見他們一齊動手。劈拍劈拍的砍了好一會。奈中門甚是堅厚。衛役手中的刀叉又輕又小。又不鋒利。僅將那門砍得一條一條的缺口。那裏砍得開來呢。捉拿朱繼訓的衛役就向朱繼訓道。你若是一個好漢。就得值價些兒。你犯了這樣的彌天大罪。你自己尙逃不了。你的老婆兒女還想能躲掉嗎。這把門關了。便能沒事嗎。你要知道。拒捕的罪更加一等。快親去把門叫開。勉得我們勞神。我們也是奉官所差。出於不得已。並不和你的老婆兒女有仇。快去快去。遂押着朱繼訓到中門跟前。逼着朱繼訓叫門。朱繼訓祇得用手在門上拍着。口呌光明開門。又拍呌了好一會。裏面仍是沒有動靜。衆衛役都冷笑道。看他們這些該死的東西。能在裏面躲藏得了。後門早已。



有多人把守了也不怕他們逃到那裏去我們且抬一塊大石頭來那怕他鐵鑄的門也要撞開他於是有幾個壯健的衙役跑到丹墀裏在階基邊挖出一條四尺多長尺多寬五六寸厚的大石來四個人用手抬着打油榨似的向中門上祇撞果然不到十來下便把門門撞斷了兩個氣力大的用力把門一推跨足進去不提防兩扇石磨從上面打了下來一扇打在這個的頭頂心上登時腦漿迸裂倒地死了一扇打在那個的肩頭上哎呀一聲也昏倒在地嚇得立在後面的衙役連忙倒退以爲是有人從裏打出來的再一看裏面並不見一人才大胆進內各房都是空洞洞的沒一個人影箱篋都打開着堆在地衣服器皿散滿了各地衆衙役都驚詫道居然逃走了嗎把守的人都到那裏去了呢捉拿朱繼訓的幾個人見滿地都是衣服便起了不良的念頭



教將把守後門的人叫進來商議先處分這些物事。再說隨將朱繼訓綑綁在房柱上。大家動手拾衣服。把守後門的衙役走進來說道後門始終關着不曾開。並不見有人從那裏出來。這些衙役祇要捉拿了朱繼訓。旁人如何脫逃。因都存心要爭奪衣物。也就不再加研究了。各人把貴重的衣物都分配妥當了。抄了那些不值錢的東西。算是朱繼訓的家業。查抄已畢。也奉行故事的加了封條。方押朱繼訓主僕並扛抬着一死一傷的衙役去了。原來有一個綠林頭目姓周名致祥。和朱繼訓最相得。朱繼訓誤認他當個豪傑。曾和他商議發難的計劃。不料周致祥犯了旁的案件。在惠州被捉。他原是一個膿包貨。禁不起三推五問。就把朱繼訓的計劃和盤托出的供了。在惠州的朱繼訓同志。因此也十九被捉。兩廣的綠林有一種特性。這案件不是他做的。打死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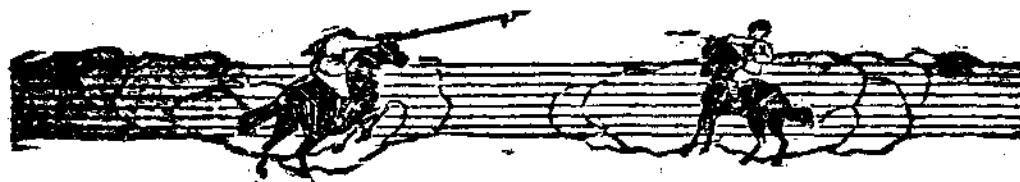


不認如確是他做的。問官一提起，他就立刻承認無須乎。動刑狡賴的便不算漢子。大家都得罵他不值價。連子孫都在綠林目說不起話做不起人。那些和朱繼訓要好的綠林不曾與聞發難計劃的便罷。與聞過的也都和盤託出的供了。於是惠州就慎重將事的移文到潮州。把朱繼訓做謀反叛逆的要犯拿了。朱繼訓自知狡賴不了。直供不諱。拿去沒兩個月。竟在廣州被斬了。死後沒人敢來收屍。第三日才來了一個眇了一隻眼睛的老尼姑。說從前受過朱繼訓的施捨。不曾報答。得要求官府施恩。許他領屍安葬。官府允許了。老尼姑就買了一口棺材。將屍首裝殮停當。搬上了一條民船。不知運往何處去了。要知朱夫人和惡紫小姐光明了鑿的下落。以及和荷尼姑的來歷。都在下回書中寫出。

冰廬主人評曰。和尚化緣而欲化人。奇矣。所化者非活人而爲死人。則奇之尤奇矣。半杯白漿。對口度氣。竟能起死回生。眇目尼僧。其來突如拯人於水火之中。是皆作者竭力爲方外人道傳處也。

朱繼訓念念不忘明社。欲圖恢復。卒以誤交匪人。身首異處。宿昔志願盡付東流。嗟乎。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是誠大可浩歎者也。然臨事不慎者。亦可以此爲戒。

胥役狐假虎威。殘民以逞。一遇財帛。如蚊見血。此篇寫衙役一見衣服器皿。便先議處分之法。反置正事於腦後。雖寥寥數語。直抵得一篇衙役現形記。



種德園老藥局

越發行上海河南
老巡捕房對門



本國藥料監製所治各症
諸君不可不試
大包洋五分○急救
一包水每瓶一元
藥水十滴沙

三元牌 白蘭地

上海吉利洋行經理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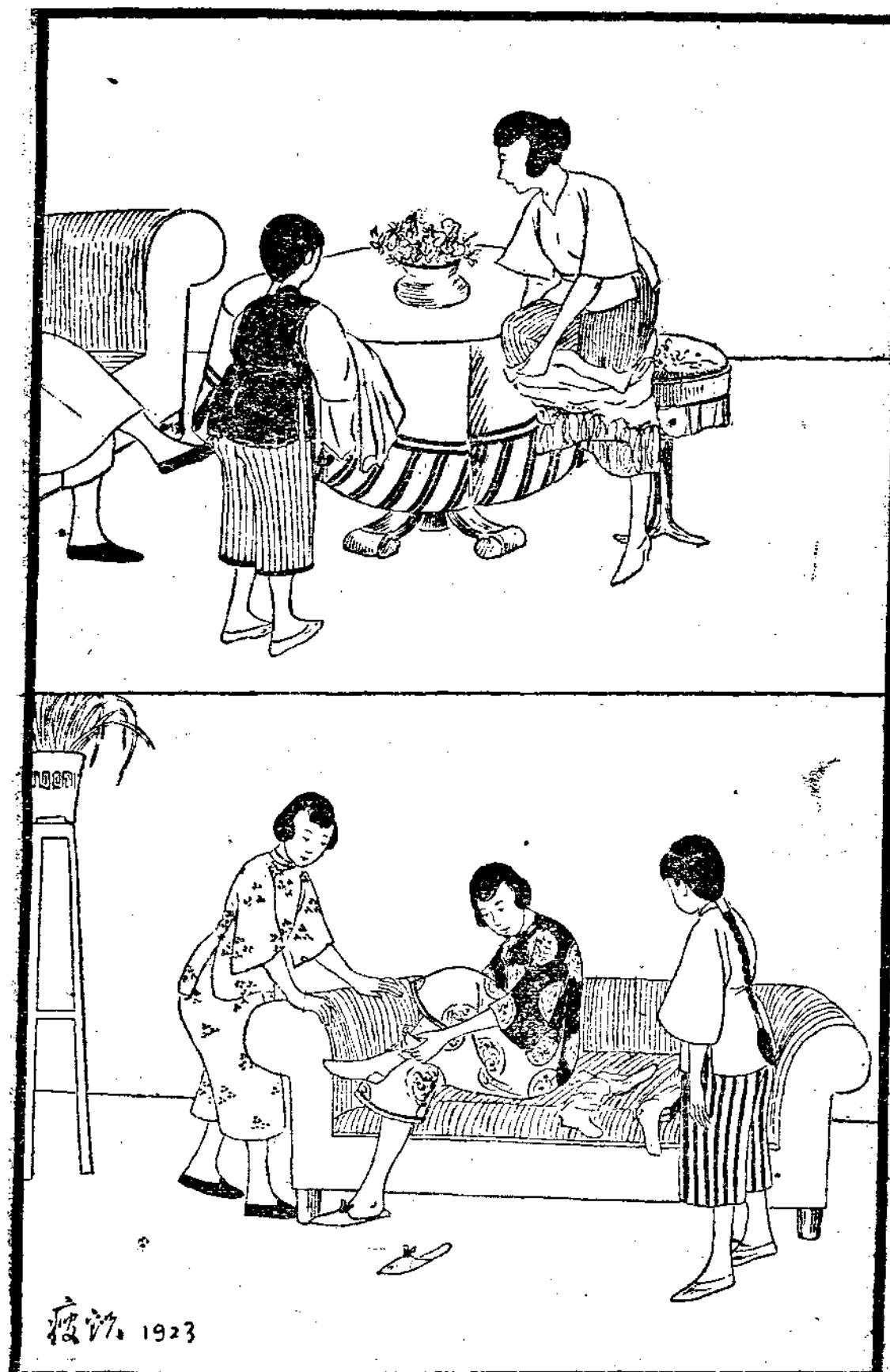
最美味



第六十回 會客室開談來校長



第六十回
曹家渡小莊遇狂且



疫流 1923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六十回 會客室閑談來校長 曹家渡小駐遇狂且

吳國良女士正對張氏姊妹談論女子救國學堂內部的趣事。忽然有人來了。倒把國良嚇得不敢開口。原來來者非別。正是這裏校長周劍魂女士。他同二小姐乃是素來相識的。故而見面就打招呼。說原來是張小姐。又指着大小姐說這位呢。國良代答道。是他的令姊。劍魂便說。又是一位張小姐。你們二位爲什麼不出去看戲。他們一班孩子做戲還不錯呢。二小姐點點頭說。我們就要出來看了。大小姐這時候和周女士身子接近。正好仔細看看他的花容玉貌。見他頸項絕粗。顏色黑白相間。白的是粉。黑的是他本來皮色。實爲他今天會務太忙。汗出多

了。以致洪水橫流。泛濫於頭面。將他費去半塊鵝蛋粉。濃塗重抹的一條白頭頸。冲去半邊。以致皂白分明。也是校長的一點異彩。還有他面上的脂痕粉跡。早已無餘。祇贖得一臉油汗。滿面光輝。所獨到異人者。應推他法手畫成的一對蛾眉。彷彿兩把黑鐵板刀似的。擋在眼皮上面。幸虧外頭有大框子眼鏡遮着。不然祇恐他還要跳出來殺人呢。大小姐見了。不由打個寒噤。想這位校長。好像一個強盜婆似的。然而沒他這般人也辦不出這種學堂呢。當下劍魂原是進來找一個什麼人的。找不着就對張氏姊妹道聲請坐。退出去了。然而吳女士經他這麼一衝。倒把許多要告訴他們的話都嚇丟了。一時想不出來。只好邀他們到外間看戲。二小姐說。那邊擠得很。我們戲也不想看了。國良說。我本來要來拜訪的。於是張氏姊妹辭別吳女士出來。仍雇黃包車回家。那時天色昏黃。差不多已是萬家燈上的時候。大小姐到公館門。

見自己的汽車停在路旁邊。汽車夫阿三正拿着一塊犧皮在那裏擦抹車身。看見他們回來就上前招呼大小姐二小姐。大小姐問他可是機器修好了。阿三不知所云。祇得胡亂答應他正是。張少爺現在裏面呢。大小姐聽小張在裏面就不和阿三多說話了。看地妹子還在付車錢。自己也不等他同走。一個人先自三腳兩步的奔將進去。走到他自己外房間門口。猛聽得裏面才寶的聲音。說小姐來了。小姐來了。大小姐聽了大疑。一脚沖進去。只見小張身子半靠在沙法上。才寶却亭亭站在他面前。並沒怎樣旁的痕跡。不過兩人面上都帶點兒不尴不尬的神色罷了。大小姐也不言語。進來就脫裙卸襖。才寶慌忙奔過來服侍他。口中還說小姐回來了。那邊女學生串戲好看不好看。二小姐沒一同回來麼。大小姐也不答他的話。只問貴寶那裏去了。才寶說誰曉得呢。小姐一走他就跑開的。那一天不是這個樣兒。我還屢次對他說。到那裏去須得預先關照一聲。免得小姐

問起來沒有回報。他那肯聽別人說話。果然今兒又老毛病發作了。大小姐曉得這是他們底下人中。搃輶的老手段。俗語說。叫化子熬不得討飯的。所以不接他的口。却回頭問小張。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小張說。我恐你今夜要汽車出去兜圈子。所以立等着他們修好了機器開來的。纔到這裏坐不滿一刻鐘工夫呢。大小姐又問。你來的時候。貴寶出去了沒有。小張未及開言。才寶已搶着代他回答說。貴寶是小姐一出去就夾腳走的。張少爺還來得不滿一刻鐘工夫。兩邊的時候大不碰頭呢。小張也說。大不碰頭呢。大小姐看了他們一眼。口內不言。心裏終有點兒疑惑。因問適間我未來時候。你們兩個講些什麼。小張答道。就是才寶告訴我。你房間裏失竊金鑄鑽耳環子的這件事了。我想此事太離奇了。環子既然鎖在抽屜內。爲什麼別的東西一點不少。單只少這一對環子呢。偷東西的人胆也未免太大了。還得喚個包打聽來。軋一軋呢。大小姐搖頭說。失這點東西誰高興。

喚什麼包打聽他們也不是外國的福爾摩斯未必致於案竊真逃不過他的雙眼。況且當包打聽的有多少好人他們也無非希望敲敲竹槓尋尋閒錢罷了。祇恐請教着他們失的東西沒尋回來小銅錢倒要纏個不清不楚咧所以我想還是自己家裏軋軋這班寶貨是請教不得的小張聽了正中下懷心裏暗暗歡喜。還沒開言二小姐進來了看見小張對他點點頭說你汽車早不修好遲不修好到這個時候纔修好單單害我們損失了一蹚吳淞路赴那個討人厭的懇親會。戲又做得不三不四這一個禮拜日如此丟掉實在可惜得很怪來怪去都是你把這部機器弄壞的不好呢小張笑說爲此我拚命的趕死趕活將他收拾好了。趁今天禮拜夜裏還可以兜半夜圈子明兒你上學堂書也高興念了二小姐罵他放屁從前我們沒買汽車的時候我也未嘗不念書呢說得大小姐嘆咏笑了。適間的許多疑雲至此都已冰釋才寶乘間上前問小姐可要命他們端整夜飯。

大小姐看了他一眼說夜飯自然要吃的。你問我這句話莫非預備請我們吃大菜不成。才寶笑說我想現在汽車有了也許小姐們要坐出去吃大菜呢。大小姐哼了一聲說你也忒殺聰敏咧有了汽車就吃大菜未必致於坐汽車上大菜館就可以不費錢吃東西的一般花錢一般是吃何在乎有汽車同沒有汽車必須要鄉下人初到上海將坐汽車和吃大菜當做連帶關係的一樁事。你就可以算得三句不脫老本行咧。才寶笑着走了。二小姐也自回房裏去暫脫衣裙。這邊大小姐同小張自有一番話講。也用不着做書的絮絮。不過大小姐可是睡夢中也想不到偷他一對耳環的就是現在和他最爲同心合意的這一個小張呢。移時才寶進來搬檯面開夜飯。貴寶也回來了。大小姐想起適間才寶說他自己一走。他也夾腳跑開這番話不免將他罵了一頓說做底下人的吃了東家的飯凡事終要過意得去不能夠主人一走你也就走這樣家裏東西教那個看管怪不得。

放在抽屜內的耳環子。也被。人偷去。咧。隔幾時。祇恐。連床帳箱子。也。神不知鬼不覺。給人。扛跑了呢。貴寶受罵說不出的冤枉。祇言我今天娘那裏搖會會期。送會錢過去。臨走時候還對才寶姐說明白的。小姐問及。告訴他搖會去了。本來也可以回來咧。只因楊家三少奶奶兩脚重會。會份沒有送到。錢不齊。大家拚着不肯搖。因此耽擱了這些時候。後來還是頭會墊出來搖的。所以小姐不能怪我呢。大小姐怒道。你自己跑開了。還是你有理是不是。貴寶不敢做聲。小張忙勸大小姐休得動怒。命貴寶出去端菜。當他主婢倆說話之際。才寶在旁邊並不做聲。後來貴寶跑開了。他方對大小姐說。適間貴寶講走時候關照過我這句話。我可沒有聽見。大小姐說。你爲什麼當面不戳穿他呢。才寶道。他正挨着你的罵。我再要駁他的謠話。豈不被他結我的惡感。祇可彼此心裏頭明白。由他怎麼樣講咧。小張從旁岔口說。算了罷。小姐已經熄火。你還要挑他什麼煙頭呢。才寶橫了小張。

一眼。一會兒飯開到檯上。大小姐命才寶過去看。二小姐偷未吃飯。請他到這裏來同吃罷。不多時回來報告說。二小姐到老太太那裏陪娘吃夜飯去了。小張沒口稱讚說。那纔算得孝順。像你買了好吃的菜掩着自己受用。丟老太太一個。人吃飯。豈不罪過。大小姐瞪了他一個白眼說。別人講我這句話猶可。你也說這句話嗎。可知我究竟爲著誰來平常我那一餐不和老太太同吃。都爲有了你這一個私貨。上不得檯面。因此纔躲在房間中吃飯。你倒不想想自己的身份。還打算倚老賣老。說別人不孝順。麼看你手中捧着飯碗。天不打吃飯人。所以我也不高興打你。不然耳刮子早已打到你的嘴上來咧。小張慌忙陪笑臉認罪。吃完飯收下碗筷。二小姐也過來了。問他姊姊你們今夜究竟打算出去不打算出去。如要我同出去的話。我還得過去換衣裳。不然我也要赤赤腳適意適意。因爲穿高底鞋子跑路。一蹺一蹩。令人怪不舒服的。小張岔口說。當然要出去的。我今兒趕

好汽車。也爲的是你曉得你明兒要上學堂。所以特地修好汽車。趁晚上。開你兜圈子。不然也不必這般性急咧。二小姐不理他的話。仍問大小姐出去不出去。你知道小張這般的巴結二小姐。二小姐爲何不給他面子。皆因大小姐雖然心愛小張。二小姐却因他舉止輕浮。不十分看他得起。偶而交言也迫於姊姊的面子。自己只當他汽車夫一流的人物看待而已。此番自己向姊姊說話。要他無端岔口。當然沒面子給他咧。幸得小張也自己知趣。從此不再多言。大小姐見妹子問他。就說果然我還想到曹家渡去玩一會子。你趕快去換了衣裳來罷。二小姐答應去了。小張對大小姐吐吐舌頭。說你這位妹妹好大脾氣。大小姐笑說。你今兒纔曉得他脾氣大嗎。有時他同我鬥了氣。也常要三五天不開口。何況你這個野來種。適間你不該拿他取笑的。小張說。早知他如此大脾氣。我也不敢同他說笑話咧。大小姐笑道。這也可以警戒你一下子。省得你以爲個個女人都能夠讓你們。

男子作弄的小張搖頭咋舌。大小姐就喚才寶端整湯水洗面。雖然他適間吃罷了晚餐。也曾揩過一回臉。不過那一回却是非正式的。此番臨出去方是正式的揩面。非但擦臉還要添添眉毛。塗塗嘴脣。抹抹胭脂。搽搽雪花。外加摺摺鬢腳。梳梳劉海。二小姐換好衣裳過來。候了他半天工夫。他方摸舒齊上三路。又因白絲襪上有一星灰沙。教才寶拿裝襪子的紙匣兒給他。揀三揀四。好不容易揀出一雙新襪。穿了一隻。又因第二隻有一絲跳線。不願意穿。他脫下來重掉一雙再穿。說書的沒幾句話。然而他們的工夫。就這穿襪一樁事。已耽擱了半個鐘頭掛零了。二小姐等得他實在有點兒心痒。無奈這是他舊女界中人的老習慣。若換新派中人。這些工夫恐怕百十里路的大圈子也兜過來咧。當下只得耐心等候他穿鞋着裙。各色停當。小張先出來。跳上汽車。踏動機關。移在他家大門正面。開了車門。恰值張氏姊妹出來。上車沒有多話。直放曹家渡而去。這一躉路其實最是無

謂。因爲坐汽車人的普通心理。彷彿不兜圈子則已。要兜圈子非曹家渡不可。講這一條路上風景旣無可玩。就到盡頭也並無什麼名勝的去處。況且張家姊妹從買汽車以來。差不多沒一天不在這條路上奔馳。俗話所謂無事三十里者。以比他們可謂貼切之至。小張更比他們跑得多。據他自言。極少也在一千蹚以外了。所以路徑也被他摸得爛熟。若不是怕和行人車輛相碰。就教他閉着眼睛開車。光景也可以直達曹家渡了。現在他們坐在車上。一路也不看什麼風景。祇留意來往汽車上有無他們相識的熟人。好招呼着合夥游玩。不過此時已秋涼天氣。正交八月初旬。若至黃昏時候。一班有汽車好出風頭的朋友。當然不能不開出來過一過癮頭。現在天色夜了。赴筵會的赴筵會上戲館的上戲館。光沒頭沒腦。在馬路上奔跑的倒並不見。就使有之。也未必湊巧是他們相熟的朋友呢。所以路上並不會遇見什麼人。到曹家渡停車。酒排間草地上。也是冷清清的。剩

一班侍者們無人可侍。只好聚在櫃檯旁邊猜拳頭消遣。見他們進來。有幾個勤力的過來招待。其餘仍各顧他們自己的玩意兒。這裏糟雞頗有名望。然而他三個肚子都是袋飽了來的。不能再添東西。只好命他們做一壺濃些的咖啡茶來。侍者答應下去。大小姐一眼看見那一邊靠牆頭一張桌子上。還有兩個和他們表同情的朋友。也在這裏吃茶。却是一男一女。惜乎背向着他們。認不出面貌。看他二人唧唧囁嚦。談得異常投機。談到樂意之處。那女的伏在檯上。笑聲格格。看他們情形竟忘却這裏是公共地方。還有別個人來往了。大小姐推推他妹子和小張教他們看。豈知小張乃是個搗亂派。喜歡遇事生風。聽大小姐教他看。就說讓我走過看看他們的正面罷。大小姐阻止不及。小張已走了過去。這邊張氏姊妹女人胆小。深怕小張過去冲破人家祕密。惹出禍來。都替他捻着把汗。不意小張走到了那張桌子旁邊。和那男人打了個照面。那男的忽然站起來。與小張拉

手。原來他們乃是素識的呢。大小姐也放定了心。見小張同那人說說笑笑。講了一陣話。又指手劃腳點點他們這一邊。那男女二人也都迴頭向他們觀看。大小姐一見那男子。不由暗吃一驚。見他面白脣紅。眉長睛黑。模樣兒很為美貌。還彷彿在那裏見過似的。一時倒記不起來了。二小姐看見那邊這女人的正面。也不由說了聲咦。大小姐問。你認得他麼。二小姐說怎麼不認得他。他還是我的同學呢。名喚錢愛妮的便是。大小姐說。怪道我也有些面善。不知在那裏見過的。二小姐道。你莫非忘記了。那一回我同你在北四川路影戲館中碰見他還有俞家兩個畜類。和 T T G G。以及你那朋友姓周的。不是都在一起嗎。這樁事我一輩子忘不了呢。大小姐聽了。也恍然大悟。想起那一回這美少年亦在其內。不知姓甚名誰。看他模樣兒還不討人厭。很想喚他過來談談。不過看看自己妹子的面孔。很有點兒不尴不尬。大約爲着感動前塵。懷恨於俞氏兄妹之故。自己那一回固

然也受激刺。但到如今久已淡泊視之。於此可見妹妹究竟年紀太少。容易惹氣。大小姐的脾氣素來任性。觀於毅然却婚一件事已可想見。此刻他心中要想和那美少年談談。也顧不得妹妹願意不願意咧。先伸手招招小張。小張飛奔過來。大小姐問同你講話的人姓什麼叫什麼。小張說我們都喚他小裘。他的名字彷彿叫金寶呢。大小姐點點頭說。既然你認得他。就喚他們過來一起坐罷。因爲我妹妹還認得那女的呢。彼此坐一桌。人多了也好熱鬧些。省得這邊三個那邊兩個。兩面吊開了。彼此都冷清清的。小張聞言。那曉得大小姐肚裏還有別的意思。他生來好事愛熱鬧。聞言正中下懷。答應一聲。又奔回那邊邀客去了。二小姐心中雖不樂意。無奈他姊姊要這樣。自己也不敢反對。一會兒金寶同愛妮兩個。已隨着小張過來了。大小姐對他們點頭讓坐。二小姐也不得不同愛妮招呼。原來愛妮退學已久。近來已不同。二小姐在一起。所以見面還略道寒暄。二小姐見愛

妮短髮鬟鬟。問他爲什麼剪去頭髮。愛妮笑說。我因爲頭髮長了。每天早起梳粧。很費週折。故而特地剪短了。也同男人般。只消幾木梳便可以出門。豈不便當。二小姐也笑說。你若學和尚般剃光了頭。連那幾木梳也可以省掉。豈不更便當嗎。愛妮大笑。他兩個從前有着心病。此刻不敢再提舊話。恐怕惹動前恨。彼此頂起嘴來。旁觀不雅。故而只好借着說笑話敷衍。但是大小姐同着金寶。倒一見如故。大大的攀談起來。金寶起初還呐呐其辭。一恐愛妮吃醋。二愁小張生疑。後來見愛妮同二小姐說笑甚歡。小張因沒人睬他。却跑到外面弄汽車機器去了。金寶見這般自由。他也未必是吃素的。况張大小姐盛名鼎鼎。小裘久已如雷貫耳。今朝有機可圖。縱教情敵當前。他也不肯不冒險試一下子。咧書中交待。小裘一娶丫王。再姘TT。一則始亂終棄。一則鬧出遊戲場開鎗傷人的一樁巨案。種種劣史。載在前書。不消做書的多說。其餘還有許多瑣瑣屑屑。零零碎碎的事蹟。書

中收羅不盡者。更不知凡幾。你道他當真是前生修來的豔福嗎。其實都惑於小裘外表翩翩彷彿是一個貴家公子。那知他實在出身却是個商人之子。家無恒產。所以能在外間混得過去者。無非靠着自己一張齊整面孔。能博女人們憐愛。不消他破費分文。文明中固然佔足了便宜。暗裏頭却也吃虧不少。就是人身上精神本來是有限的。旦旦伐之。焉能不竭。古人早有明言。所以一班認得小裘的朋友。都說小裘當初面不敷粉而自白。脣不塗脂而自紅。現在雖然依舊白處白紅處。紅却不能不仗一點兒脂粉的力量。倘其湯水洗一洗露出本來面目。只恐怕已大非昔比咧。然而照張大小姐的眼光看來。覺得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比子都而有餘。喻潘安而無愧。心裏說不出的可愛呢。因此就惹出後來許多離奇光怪的事蹟來咧。要知是何事蹟。且待下回分解。

否孩小之已自護愛下閣

如有愛護之心，請爲細閱此篇。

如 有 愛 護 之 心 請 為 細 閱 此 篇



An illustration of a baby's head with a small body below it, holding a large bottle of "BABY OWN MEDICINE". The baby has a pacifier in its mouth and is wearing a diaper. A banner around the bottle reads "BABY OWN MEDICINE". To the left of the baby, there is a vertical column of text listing various symptoms and conditions. To the right of the baby, there is another vertical column of text describing the medicine's benefits.

採擇洞庭山之佳梅出核除肉 取用其衣 故名梅衣 加
素精和白蜜 提煉潔淨 精製而成 味高陳皮梅 功勝
桃杏脯 一種自然之味 非筆墨能盡言 諸君不信請就
近各茶食糖果南貨食物店購一包 試試看何如

最大

新純

食公

品司

新發明



精素

梅衣

批發所

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

電話中央七九三八號

價目

大盒

每盒小洋

二角五分

壹角

五分

四分

三分

一角

總經售處上海

紅馬屋

世界書局信託部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總編輯
印制
發行
刷所

編輯主任
事編輯者
發行者
理編輯者
印刷者
發行所
刷所

嚴獨
濟
鶴羣
界書局
江紅局
北書局
海開局
上世局
上海局
馬路局
四書局
界書局
津局
廣州局
京局
奉局
漢局
沙局

▲價目▼

全年	半年	零購	每册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二元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外國四分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割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承印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 上

紅屋

中市